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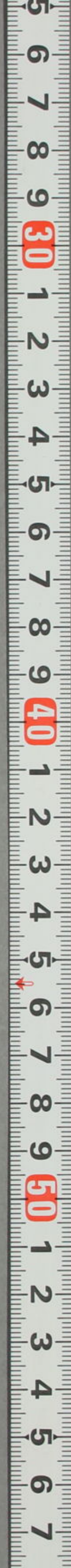


儀禮經傳通解續

祭禮

廿六

□ 12
1022
17



12
1022
17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二十六

因事之祭

祭禮十

小宗伯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號神號幣號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

君卜大封○疏曰此國大貞則大卜所云凡國大貞卜大遷之等視高作龜者是也又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案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案下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數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先鄭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大○大祝建邦卜文不言大遷者引文略也○春官

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后土社神也○疏曰案大宗伯

土神土神則社神也案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總神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故名社為土神句龍生為后土之官夙則配社故舉配食人神以言社其實告社神也以其建邦國土地之事故先告后土雖告祭非常有牲有幣禮動不虛故也

禁督逆祀命者

命諸侯之所祀者

逆者則刑罰焉○疏曰王者有命命諸侯祭祀之事
不使上僭下逼謂之禮若有違者即謂之逆命大祝
掌鬼神之官故禁正逆祀命也又曰經直云禁督逆
祀命鄭以諸侯解之者承上建邦國故知據諸侯云
有逆者則刑罰焉者大祝主諸侯逆
祀告上與之刑罰不得自施刑罰
頒祭號于邦國
都鄙祭號六號○疏曰邦國謂畿外諸侯都鄙畿內
兼有天地諸侯不得祭天地而鄭云祭號六號鄭據
大祝掌六號據上成文而言魯與二王之後得祭所
感帝兼有神
號○同上
○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土
所食者○疏曰大封謂若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
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
夫為采邑者為小封云則先告后土者封是土地之
事故先以禮告后土神然後封之也注云后土土地之
也黎所食者言后土有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句
芒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為祝融兼后
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
彼為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若句龍生為后土官
配社即以社為后土其實社是五土總神非后土但
以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為后土耳此注本無言

后土社寫者見孝經及諸文注多言社后土因寫此
云后土社故鄭答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為社王
大封先告后土玄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鄭又
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成為社而祭之故曰后土
社句龍為土官後轉為社世人謂為后土無可怪此
中后土不得為社者聖人大平制禮豈得以世人之
言著大典明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頒讀為
土神不得為社也
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
所食采地○疏曰云頒讀為班者鄭於周禮所以頒
皆讀為班班謂布也云班其所當祀及其禮者但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既班其祀明亦班禮與之故連言
禮也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廟五
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亦與
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皆
大牢之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之獻亦大
牢也云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以下者鄭恐經鄉邑
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鄉邑故以明之謂都家之內
鄉邑耳其都家之內鄉邑未必一如六鄉六遂家數
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為里以上以相統領故
一成之內則有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發兵及
出稅之法即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疎分於

大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地言及公卿大夫家邑也○春官

謂若載師職公大都卿小都大夫家邑也○春官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以建國也建

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市陰陽相成之義

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

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陰禮婦人之祭禮○

朝直遙反○疏曰王者建國非定一所隨世而遷謂

若自契至湯八遷大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成

王營洛皆是建國故云凡以該之也又曰云市朝者

君所以建國也者謂建國必須有市朝故鄭即覆釋

云建國者必面朝後市面朝後市乃冬宮匠人文云

王立朝者即三朝皆王立之也而后立市者即此文

是也云陰陽相成之義者朝是陽王立之市是陰后

立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云陰陽相成之義也祭

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故以陰禮為市中

之社亦先后所

立社也○天官

右立君封國○傳堯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

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底之履反○格來詢謀

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

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

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疏

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詁文底聲近致故

為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為乃知乃汝義同凡事

之始必先謀之後為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

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為之事

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微得

至此為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

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經三考乃退此一考

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疏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詁文底聲近致故為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為乃知乃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為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為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微得至此為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經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經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十有三

年此始三年已言地乎天成者祭法云縣障洪

水而殛厥禹能修縣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為

縣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為十二年惟兗州未得

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

一州未畢足以為成功也

舜讓于德弗嗣

于德不堪不

能嗣成帝位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音政又

○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

文德之祖廟○疏曰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

卷二十六

三

儀禮卷之六

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
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為璣以玉為
衡者是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
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
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非也則受之非也見七
政皆齊知已受為是遂行為帝之事而以告攝
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禮祭於六
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
又編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
告已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歛公侯伯子男五
等之瑞玉其圭與璧悉歛取之盡以正月之中
乃日日見四岳乃羣牧既而更班所歛玉瑞於
五等之事也又曰月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
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
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
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
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
文先儒王肅等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
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
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
以此為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為天子於此事

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
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况此是事之大
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下云歸格于藝
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
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
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為誰也帝繫及世本
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極生帝嚳帝嚳
嚳生堯即如彼言黃帝為堯之高祖黃帝以上
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况彼二在璿璣玉衡
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

在璿璣玉衡
以齊七政

璿音旋。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
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
否。○疏曰。在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
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
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
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
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彖云。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為天之
文也。璣衡者。璣為轉運。衡為橫簫。運璣使動於
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
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

儀禮通考卷一百一十四

儀禮經傳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幾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幾以玉為
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
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幾以象天而衡望之
轉幾窺察之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
於幾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
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
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
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
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
既受終乃察幾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
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
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
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
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已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
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
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
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
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
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
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
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
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

下日月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
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
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
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
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
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
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
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
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
之上又其南十三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
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
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
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
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
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
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落
下閔營之鮮于安人度之取中丞象之幾平幾
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
閔與安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
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
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藩晉世姜岌
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南

儀禮經傳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五

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
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
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
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
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
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
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
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
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
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
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
山澤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
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
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
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
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
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
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
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
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
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

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
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
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比亥地祀比大社魏亦
因之晉初荀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
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
望于山川徧于羣
代以來皆不立六宗祠也
神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
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疏
曰望於山川大總之語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
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
云名山曰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五
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
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高山為中嶽白虎通云
嶽者何擗也擗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嶽者
擗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山天子
巡守至其下擗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
嶽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
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
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
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
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
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

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嶽之外名
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
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
川也言偏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丘陵
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
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
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
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
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
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
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 大傳曰萬物非天
類項句龍之類皆祭之也

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

非冬不藏故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禋祭也 禋馬氏以為六宗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經
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
神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如此則六宗
近習天神也以尚禮考之則為星辰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也○舜典 舜曰來禹子懋乃德嘉
及尚書大傳通修

乃不續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
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為天子○疏曰丕大
釋詁文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
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籙
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
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為首首是
體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 禹拜稽首固辭

曰毋惟汝諧

言母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
能諧和元后之任○禁今鳩反又
音金○疏曰母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
元后之任汝受之及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其
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
古人言毋猶令人言莫是言母者所以禁其辭
今勿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受舜終事之命神
宗文祖之宗廟言
神尊之○疏曰舜即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已禹
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
舜神靈之宗廟總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
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

十四年九十六也又舜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舜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蟠牛蟠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蟠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率百官若帝之初攝帝位為黃帝顓頊之等也

率百官若帝之初 攝帝位故事奉行之○疏曰若不得為如此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為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為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為虞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

惟一月癸巳王朝步自之得人也○大禹謨

周于征伐商 一月周之正月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疏曰此歷叙伐紂往及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

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叙其事見其功成之女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又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又曰釋言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

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
 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也詩云于三十里
 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
 于豐哉徐音載○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
 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
 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
 明次魄俱是月初上云次魄此云生明而魄次
 言耳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
 籩駿荀俊反○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
 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疏曰以四月之字
 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
 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
 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
 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總云周廟也駿大釋
 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
 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
 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

越三

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煩○疏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
 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
 自異或此三當為四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由字績與誤○武成

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
 疏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
 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
 從後而往又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
 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
 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
 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
 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
 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
 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
 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

惟二月既望
 周公攝
 政七年

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疏曰惟周公
 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
 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二月二十一日王
 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

二十本疏
作二十

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
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
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
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
五日太保乃以此朝且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
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朝朝市之位處
於戊申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眾所
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
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
之位皆成矣又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
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
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
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曰衝日光照月光圓
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曆者必
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
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
言日必先言朔也望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
六日者四分之二十五日者四分之十一耳此年
入戊午歲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
日即為望是已丑為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
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成魄皆舉大略而言之

不必恰依曆數又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
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
相望也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於已
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
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
祖見考○鎬胡老反見賢遍反○疏曰於已望
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
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
皆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
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
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
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
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
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
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反○太保三公官名召公
也召公於周公前相
視洛居周公後往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
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朏芳尾反又普
沒反芳憤反○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十一

肫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肫於肫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上所居○疏曰說文云肫月未盛之明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肫肫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肫又於肫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為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上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厥既得卜則經營度待洛反朝直遙反卜也則經營親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疏曰經營者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土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眾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

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市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疏曰戊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又曰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若翼日乙卯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疏曰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疏曰順位成之明日乙卯

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且至於洛則通
 達而編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
 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
 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
 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大牢牛一羊
 一豕一又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
 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內召公之後七日
 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
 鄭云史不書王往者則達觀于新邑營
 王於相宅無事也
 邑所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乙卯三
 言周徧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乙卯三
 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配於天有
 羊豕羊豕不見可知○疏曰知此用牲是告立
 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
 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
 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
 牲不應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
 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
 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
 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牛一故二牛也先儒皆
 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

用大牢聚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
 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越翼
 云以大牢祠于高禘皆據配者有羊豕也越翼
 曰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
 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
 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共牢○共音恭句
 故侯反○疏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
 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大牢故牛羊豕各
 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
 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
 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句龍后稷人神而
 已孔之說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
 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
 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
 誓云類于上帝宥于豕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
 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
 云句龍為后土豈句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
 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
 特牲云社稷大牢二神共言大牢故傳言社稷
 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

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
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
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
入太室裸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
省文也
○召誥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
無文
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
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疏曰於時
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
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
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
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
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
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
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
未制禮樂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
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
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
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
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
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
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

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我整齊百官使

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
○疏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
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
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
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
言已私為此言冀王為政善也
今王即

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邑今王就行王命於洛

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
施於民者○疏曰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
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為王臨察臣下
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
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
小為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
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
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成
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
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謂功施於民者
也或時立其祀配
周公曰予以秬鬯二卣曰明
享廟庭亦是也

禋拜手稽首休享

杜音巨由手反又音由○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疏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由中罇也以黑黍為酒者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禮釋注云禮敬也是明禮為明潔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由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由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由祭時實之於彝彼一由此二由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大祖故惟一由耳此經由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為此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言我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經宿○疏曰此申述上明禮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敢

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二月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告文武是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且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辰王在新邑絜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

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命條○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

公命

上卿逆于境

館諸宗廟

饋九牢

一牢上公設庭燎設大燭於庭及期命于武宮

期將事之日也武宮文公之設桑主布几筵主

祖武公之廟也命受王之命而虞

公之主也練主甲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

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世子即位受命服

也獻公歿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欲繼於惠

懷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

之禮筵太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玄玄端

祭服也服謂此土服也諸侯太宰以王命命冕

之子未受爵命服土服也服冕大冠也

服冕大冠也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贊道

命三以王命命文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

之禮而加以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餐

贈賄之禮餞謂郊送飲酒之禮知公命侯伯之

禮者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之

以宴好也太宰上卿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

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逾王命敬謂上卿逾於奉

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屬皆白虎通曰封諸

侯於廟者示不敢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

事必告焉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

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

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

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見祭

義及宗廟策命條祭統衛侯出奔使賂周欽冶塵曰苟

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恐元咺距已故賂周治

又音謹人名也漢書音義周治殺元咺及子適

子儀適丁歷反子儀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

子儀適丁歷反子儀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

服將命

服將命入廟受命○疏曰言祀先君而服將命知其將入廟也必入廟者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命臣必在廟而王制云爵人於朝者朝上詢於眾入位定然後入廟受命今世受官猶然○今案僖公二十八年春秋左氏傳云晉侯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公子微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微大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于溫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賓諸深室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效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將入魯元咺之復距已故使周歇治墮殺之也○僖公三十年春秋左氏傳

天子五年一巡守

守手又反本或作狩後同○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

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省色景反○疏曰知五年是虞夏之制者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此正謂虞也以虞夏同科連言夏耳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巡守也云周則十二歲一巡守者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知周制十二年也案白虎通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為天子循行守土收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大煩過五年為其大疏因天道大備故云五年一巡守以此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歲一月東巡守至于岱宗○疏曰歲象歲星一周也歲一月東巡守至于岱宗○疏曰歲二月東巡守者皆以夏之仲月以夏時仲月者律曆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者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又曰嶽者何嶽之為言誦也誦功德也必先於此岱山者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故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宗者柴而望祀出○疏曰柴也岱為五嶽之首故為尊也柴而望祀出○疏曰至也○疏曰柴祭天告至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

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

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禩用特假音格○假至也特特牛也祖

下及禩皆一牛○疏曰假至也釋詁文也云祖下及禩皆一牛者謂從始祖下又於禩廟別皆一牛鄭以

經云祖禩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廟每皆一牛者以尚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

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一各用一

牛也自此以上皆是巡守之禮雖未太平得為之故詩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時邁是武王時邁行也時

未大平而巡守也故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云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

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又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以此故知未太平得巡守皇氏以為未太平不巡守

非也其封禪者必因巡守太平乃始為之故中候準讖哲云桓公欲封禪管仲曰昔聖王功成道洽符出

乃封泰山今皆不至鳳凰不至麒麟逃遁未可以封又禮器云升中於天鳳凰降龜龍假又鈞命決云刑

罰藏頌聲作鳳凰至麒麟應封泰山禪梁甫管仲又云封禪者須北里禾部上黍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為

藉乃得封禪是太平祥瑞總至乃得封禪也然武王

之時未太平而時邁巡守之下注云天子巡行邦國

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似武王得封禪者鄭因巡

守連言封禪耳不得當時封禪也白虎通云封禪所

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必於其上何因

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

為德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

或曰封以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孝經

緯云封於泰山考績燔燎禪於梁甫刻石紀號又管

子云昔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無懷

氏封泰山伏犧神農少皞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

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唯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為

異自外皆禪云云白虎通云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

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五帝禪

於亭亭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

行之所禪之山與管子不同者異人之說未知孰是

云云亭亭繹繹梁甫並泰山旁小山○天子將出類

名也○王制○經及疏皆詳見祭法○帝謂五德之帝

乎上帝友乎社造乎禩所祭於南郊者類友造皆祭

儀禮經傳通釋 卷二十六 十一

名其禮亡○疏曰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
以下別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
類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
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代得宜亦隨其宜而
告也社主於地又為陰而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故書
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造乎禩者造至也謂至父祖
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禩明
出亦告祖禩也今唯云禩者白虎通云獨見禩何辭
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禩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
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
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
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禩是留尊者之命為不敬也故
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
祖後禩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行主祖廟故
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唯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
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告也又曰證天
子類帝是祭五德帝也鄭注月令祈穀於上帝為大
微之帝注此上帝為五德五德似如大緯五人之帝
二文不同庚蔚云謂大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
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智土
神信是五德也云所祭於南郊者案五德之帝應祭
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

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
帝故上總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
云祭於南郊云類方造皆祭名者案小宗伯云凡天
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
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類為祭名也案爾雅釋天云
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
注云求便宜也宜為祭名也案大祝六祈一曰類
二曰造是造為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
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為親近故以
○天子適四方
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王制
○天子適四方
先柴
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疏曰謂巡
守至干岱宗柴此虞書舜典文案鄭注尚書以
為別有舜典之篇將此為堯典與古文異也此祭上
帝謂祭當方帝皇氏云謂祭感生帝義非也○郊特
牲
○校人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四海猶四
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
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沈直金反劉直蔭反○疏曰
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後去則殺黃駒以祭
之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也又曰云四海猶四
方也者王巡守唯至方岳不至四海夷狄故以四海
為四方云有殺駒以祈沈禮與者爾雅云祭山曰禘

縣祭川曰浮沈今鄭云以祈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
 言與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約與彼同故云與
 以疑之也引玉人職者案彼有大璋中璋邊璋過大
 山川用大璋過中山川用中璋過小山川用邊璋下
 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此三璋之勺也云黃金勺者
 卽彼三璋之勺也云前馬之禮者以黃金勺酌酒禮
 山川在馬牲前之禮引之者證過
 山川設禮用馬牲之事也○夏官○玉人大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
 寸衡四寸有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食亦反
 衡音橫○射琰出者也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
 爲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
 謂勺柄龍頭也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
 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
 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
 加文飾也於中山川則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則
 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
 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
 校人飾黃駒○祈如字劉居綺反大祝音太校戶教
 反○疏曰此經說王巡守出行過山川禮敬之事三

璋據爲勺柄黃金勺以下據爲勺頭又曰射琰出者
 也者向上謂之出謂琰半已上其半已下爲文飾也
 先鄭云鼻謂勺龍頭鼻後鄭增成其義衡謂勺柄龍
 頭後鄭不從玄謂衡古文爲橫謂勺徑破先鄭爲勺
 柄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者圭瓚之形前注已引漢
 禮但彼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徑四寸徑既倍
 狹明所容亦少但形狀相似耳故云形如圭瓚也知
 用灌者以其圭瓚灌宗廟明此巡守過山川用灌可
 知於大山川已下至半文飾皆無正文鄭君以意解
 之云祈沈以馬者取校人飾黃駒故知馬也知宗祝
 亦執勺以先之者卽引大祝職云王過大山川則大
 祝用事焉是大祝用此經黃金勺之事也云將有事
 于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者校人職文引之者見
 禮山川非直灌亦有牲牢以山川地神故用黃駒也
 大祝職云王過大山川大祝用事不言中山川
 小山川者舉大而而言或使小祝爲之也○冬官
 右巡守○傳虞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祀
 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也巡行
 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爲守堯始得義和命
 爲六卿主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爲
 四嶽出則爲伯後稍成鵬咬共工等代之乃分

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為聚歌曰緜緜并論八音四會

下有脫辭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其說未聞

德讓真正聲而九族具成族當為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

之樂乃具成也天子遊不出封圻不告祖廟

尚書大傳周禮方千里曰王圻詩曰邦圻千里維民所止尚書大傳魯隱公八年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

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祊必彭反

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祝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復扶又反欲為于偽反又如字疏曰成王營邑於洛以為居土之

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於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詩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周公得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是許田為魯朝宿之邑鄭請易許田而求祀周公故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泰山之下亦受祊田以為湯沐之邑祊邑內亦有鄭先君別廟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巡守則泰山之祀既廢祊無所用故欲以祊易許田近鄭祊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慮將不許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言鄭得許田周公之祀不絕也云已廢泰山之祀者謂天子不復巡守鄭家已廢此助祭泰山祭祀之事無所祭祀故欲為魯祀周公其實廢來已久今始云已廢者欲為魯祀周公故云已廢耳方便遜辭以求於魯也在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閭之士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

路並遠故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為朝王從王巡守主為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異義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為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許慎以公羊為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公羊傳曰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為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為名劉君更無所馮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為許以規杜氏非

○公羊子曰邠者何其義也○春秋左氏傳

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

當沐浴絜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稟穀而已歸邠書者甚惡

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緇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為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協時月正月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夙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是也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

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誠之辭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塗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為告至之須當有所住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漢諱使若暫假借之者不舉假為重復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穀梁子曰許田不舉會無以起從魯假之也○者魯朝宿之邑也邠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泰山非鄭竟內從天王巡守受命而祭也檀相換易則知朝祭並廢○疏曰經文無邠而傳言之者經諱易天子之地故以壁假為文若以地易地不得云假故經無邠文傳本魯鄭易田之由不得不言邠也先儒解左氏者皆以為鄭受天子祔田為湯沐之邑後世因立桓公武公之廟故謂之泰山之祀案此傳及注意則以為祭泰山之

邑謂從王巡守受命而祭泰山也公羊以為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左氏無傳或當史異辭穀梁以為言田者則不德其邑是三傳之說各異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安乎社造乎禴禘於所征之地

禴馬怕反造七報反○禴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亦亡○為于偽反○疏曰案釋天云是類是禴師祭也故知禴為師祭也謂之禴者案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鄭既云祭造軍法者則是不祭地熊氏以禴為祭地非師祭皆稱類爾雅類既為師祭所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及舜之攝位亦類乎上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但爾雅所經多為釋詩以皇矣云是類是禴止釋皇矣類禴為師祭不謂餘文類皆為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為類故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故孔注尚書亦云以攝位事類

禮記卷之二十六 三

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為之受命

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也

於祖自專有所稟承故言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是不敢

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禴也但前文據

告行故云造乎禴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

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禴之前但

前文類帝宜社禴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

郤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謀也○疏曰

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受成於學受成於學者謂在

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出征執有罪

成定之謀在於學裏故云受成於學

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訊本又作諄音信馘古獲反

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頌獻馘或

為國○斷音短○疏曰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

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以可言

問之訊截左耳之馘告先聖先師也又曰釋菜案大

胥職云春入學舍菜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

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唯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

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豐器用幣注云禮樂

之器成則豐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

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

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

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為釋菜奠幣者

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

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案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

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以訊馘

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為釋奠有牲牢也於事

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

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云訊馘所生獲斷耳者

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案釋言云訊言也故詩注

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詰云馘獲也訊是生者馘是死

而截耳者云詩曰執訊獲醜者詩小雅出車篇文也

云又曰在頌獻馘者魯頌泂水篇文也案周禮宗伯

師還獻愷於祖司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

及社者文不具禮不云獻○大祝大師安于社造

愷於學者亦文不具○王制○大祝大師安于社造

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

社則前祝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

祝自前祝也女謂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

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被芳菲及劉音廢從

才用反一知字下注同○疏曰此經六事皆大祝所
 掌言大帥者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故曰大帥云定於
 社者軍將出定祭於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於社
 云造於祖者出必造即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
 命賞于祖皆載於齊車云設軍社者此則據社在軍
 中故云設軍社云類上帝者非常而祭曰類軍將出
 類祭上帝告天將行云國將有事於四望者謂軍行
 所過山川造祭乃過及軍歸獻于社者謂征伐有功
 得囚俘而歸獻捷于社案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反以
 釋奠于學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也引詩執訊獲醜
 則亦獻于學云則前祝者此經六事皆大祝前辭又
 曰司農引春秋傳者定四年左氏傳案彼祝佗云君
 以軍行者師則軍也故尚書云大巡六師詩云六師
 及之皆以師名軍引之者證社在軍謂之軍社之事
 玄謂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四望已上
 為出時獻於社為歸時皆大祝以辭告之案尚書武
 成丁未祀于周廟庚戌柴望皆是軍歸告宗廟告天
 及山川即此經出時告之歸亦告之此經上帝四望
 不見歸時所告故鄭總云王出也歸也而將有事於
 此神以該之○春官○小宗伯若大

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

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
 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
 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
 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奉謂將行○齊側皆
 及○疏曰言大師者大起軍師以征伐云帥有司而
 立軍社者謂小宗伯帥領有司大祝而立軍社載於
 齊車以行云奉主車者謂遷廟主亦載於齊車以行
 也又曰鄭知有司是大祝者見大祝職云大師設軍
 社故也鄭知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
 主行者見大誓及王制將出軍皆云類於上帝定於
 社又曾子問云以其載社在於軍中故以軍社言之云社
 主曰軍社者此經直云奉主車雖不云祖鄭意欲取
 遷主曰祖者此經直云奉主車雖不云祖鄭意欲取
 尚書賞於祖為證故先言遷主曰祖也引春秋定四
 年召陵之會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
 其使祝佗從祝佗曰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
 若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祝不出境祝佗言此者欲見
 召陵之會是朝聘吉行大祝不合行意時靈公抑遣
 行祝佗遂行引者欲見此經有司立軍社是大祝之
 事也引曾子問者欲見軍行天子諸侯皆用遷廟木
 主行之意也尚書者是甘誓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
 誓士眾之辭引之者欲見軍行須軍社遷主也云社

之主蓋用石為之者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
彼雖施於神祠要有石主主類其社既以土為壇石
是土之類故鄭云社主蓋以石之無正文故云蓋以
疑之也云奉謂將行者以會子問云載於齊車又尚
書用命賞於祖故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

四望

與音預○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
事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

○疏曰其四望者謂五嶽四鎮四瀆王軍將有事與
敵合戰之時則小宗伯與祭有司大祝之等祭四望
之神以求福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
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故以四望言之也又曰先
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
其有司將事於四望則有司自有事於四望矣不干
小宗伯輒於此言之見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合為
一事解之也鄭知有司是大祝者案大祝職云大師
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知司馬
實典主其事以其軍事是司馬所掌故知司馬
實典主其事也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軍旅之禱祀肆儀為位

肆以志反沈音肆又似二反
○肆習也故書肆為肆儀為

凡王之

義杜子春讀肆當為肆義為儀謂若今時肆司徒府
也小宗伯主其位○疏曰言王有會同軍旅甸役之
事皆有禱祠之法云肆儀為位者數者禱祠皆須設
習威儀乃為之故云肆儀也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
伯為位也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塗軍社

之所里

量音亮朝直遙反塗本又作塗○軍壁曰壘
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塗還市朝而為道也

玄謂州一州之眾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處市也
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
○疏曰此為出軍之時所營量度之事又曰云軍壁
曰壘者軍行之所擬停之處皆為壘壁恐有非常故
云軍壁曰壘也先鄭云量其市朝州塗還市朝而為
道也者先鄭意還市朝而為道不釋州義故後鄭不
從以一州則一師每一師各自一處各立市朝州即
師皆有道以相湊之若然未必環遶為路也云軍社
社主在軍者里居也者在軍不用命戮於社故將社
之石主而行所居皆有步數故職在量人○夏官
○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

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

大師王出征伐也
臨也臨大卜卜出兵

吉凶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
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鐘之屬凡師既受甲迎

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
 神之○疏曰云帥執事泄釁主及軍器者案小子職
 云釁邦器及軍器彼官釁之而大司馬臨之又曰鄭
 知臨大卜者案大卜云寧龜之八命一曰征故知也
 云司馬法曰上上下下謀人下謀是謂參之者卜在廟又龜有
 神故云上下下謀人在下故云下謀君居其中故云
 參也云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也者曾子問云
 軍行則以遷廟之主行左傳祝化云軍行被社釁鼓
 祝奉以從尚書云用命賞于祖若師有功則左執律
 不用命戮于社皆是在軍者也

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
 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
 樂愷歌示喜也鄭司農云故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
 旅愷以入于晉○漢音上○疏曰云若師有功則左
 執律右秉鉞以先者謂戰陳知有勝功訖乃執律者
 示此律聽軍聲赴勝耳右秉鉞示威也又曰云律所
 以聽軍聲者大師職文彼初出軍時大師執聽至此
 赴勝司馬執之先鄭引城濮之戰者僖二十八年晉
 文公敗楚於城濮兵入曰振旅整衆而還歌愷樂而
 入晉彼諸侯法與此天子禮同故引為證也趙商問
 夏官師有功則獻于社春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

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鄭答曰司馬
 主軍事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
 廟故獻于祖若然軍有功二處俱獻以其**若師不功**
 出軍之時告于祖宜于社故反必告也

則厭而奉主車
 厭於涉反又於人反○鄭司農云厭
 伯之敗於穀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
 玄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鄉許
 亮反○疏曰春秋秦伯事左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
 鄭之事案彼僖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
 伯秦師退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至僖三十三年秦
 使孟明視白乙丙西乞術襲鄭將至鄭逢商人弦高
 將市于周詐之秦師還至殺晉師與姜戎敗之獲三
 帥囚之於晉舍三帥還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
 是其事也玄謂厭伏冠也者案下曲禮云厭冠不入
 公門彼差次當細小功之冠以義言之五服之冠皆
 厭以其喪冠反吉冠於武上向內縫之喪冠於武下
 向上縫之以伏冠在武故得厭伏之名案檀弓注厭
 冠喪冠其服亦未聞若然先鄭引秦伯素服者彼據
 在國向外哭此則從外向內不同故云其服未聞後
 鄭不破者已有檀弓注

○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

則為位

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故

書位為池杜子春云池當為位書亦或為位宗謂宗廟○疏曰師謂出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

或有祈請皆當用牲社及宗時皆肆師為位祭也又曰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命戮於社又君以軍行

祓社擊鼓故名軍社也云宗遷主者會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遷主也尚書傳曰王

升舟已下者謂說武王於文主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鍾亞亞王舟

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氛祥亞鼓鍾後將舟亞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主為將舟在亞

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引之者證在軍有社及宗之意也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

臺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靈臺不得觀天文有

時臺囿臺左氏說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若然文王時已有靈臺今武王而曰觀臺者鄭君之意觀臺

則靈臺對文有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異散文則通

如之祀而為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

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

而退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宰○疏曰上經用牲於社宗據在軍下云師不功據敗退後即此經據

封勝後事告天及社之事又曰諸文皆云造于禴類于上帝造屬於禴此以類造同云于上帝則造與類

同屬于上帝故鄭云造猶即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者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

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為壇兆故鄭云為兆也鄭知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此直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

之所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為之謂四時迎氣於四郊皆是也云大神社及方岳者以其命所報告皆是

出時告者皆以出時類于上帝安于社造於禴今大神文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岳

者見小宗伯云軍將有事于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岳方岳即四望也云山川蓋軍之所

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必依山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云大傳者禮記大

傳篇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者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與受戰於牧野鄭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名

牧是武王伐紂之事故云大事既事而退者武王與紂於牧地戰紂敗退入紂都自焚於宣室武王入紂

都既封建乃退向牧地而柴於上帝者以實柴祭帝

後禮記通考

卷二十六

三

即此經類于上帝一也云祈于社者即此經封于大神一也云設奠於牧室者謂祭行主文王於牧野之室於此文無所當連引之者欲見此凡師不功則助經亦當有祭行主不言者文不備也

牽主車 助助大司馬也故書功為工鄭司農工讀為恐為敵所得○疏曰師不功謂戰敗云助牽主車者主中有二為社之石主遷廟木主也又曰知助助大司馬也者案大司馬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牽主車故知此肆師助大司馬也若然案小宗伯云立軍社奉主車謂未敗時若敗○春官○**小祝大師掌饗祈號祝**鄭司農云饗謂饗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被社饗鼓祝奉以從○疏曰言掌饗者據大師氏之文而言耳則唯為以血饗鼓祈號祝者將出軍禱祈之禮皆小祝號以讀祝辭蓋所以令將軍祈而請之也此皆小事故大師用小祝以讀祝耳又曰引春秋傳曰者定四年祝佗辭引之者證軍師有饗鼓之事所引之辭者將以登軍師有必取威於天下欲使敵人畏之也所以必有征伐四方之事故須用血以饗於鼓故有饗鼓之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故書祀或作禩鄭司農云謂保守郊

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杜子春讀禩為祀書亦或為祀玄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哉兵○禩音祀令力呈反○疏曰鄭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者先鄭之義經之祀謂祀神故云祭諸祀及社後鄭不從者以其經祀為諸祀祀與社文孤不見祭事故祀於社共為一事解之玄謂保祀互文者郊言保守亦祀社言祀亦保守故云郊社皆守而祀之云彌哉兵者經言有寇戎之事則亦是哉兵故引小祝彌哉兵而解之○春官

右天子出征○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于朝朝帥所類反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將子於

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摯朴北面而誓之摯音以等級授其鞭朴誓于杜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大史誓于祖廟大音泰擇吉日齊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

長樂經傳首解讀

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

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音舍

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齊側皆反

告于祖禰禮禰乃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

主幣帛皆毋舍奠焉而後就館舍音赦言廟社行主及皮主

幣帛之主命每所至之地則先舍奠而主車止

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

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告祭焉○及至敵

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

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

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

令五申既卒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

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禱于所征之地禱馬

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禱皆用甲

丙戌庚王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

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

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禱馬怕反書稱

戮于社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

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

格于祖禩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舍音赦齊側皆反禩乃禮反

設奠反其主於廟於社若主命則率斂玉埋之于廟兩階

閭言埋言則幣帛焚之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

以訊馘告大亨于羣吏用備樂享有功于祖廟

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舍奠

之舍音釋馘古獲反舍爵之舍音捨○天子命將出征親絜齊盛

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將子亮反絜音潔齊側皆反○詔告之 大將

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稽音啓受所

命天子將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鉞音越謂受

節鉞天子乃東鄉西面而揖之遂西面而揖謂轉南面自東

示弗御也謂既揖已則不御坐然後告太社冢宰執蜃豆

於社之右屬時軫反○左傳云戎有受服服祭社之肉盛以服器南面授

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承所頒賜于軍

吏頒音班其出不類其克不禡禡馬怕反戰之所在有

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

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朝直祈勝

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迎於適所從來

之方為禮禱克于上帝衣服隨其方色報事人

數從其方之數從其方之數則北方七九人西方十一人牲

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

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眾于太廟曰大音泰某人

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志比心比毗志反歿

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將子亮反帥所類既

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陳去聲君立太廟之

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

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

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

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應於正反○司馬灋曰興兵

以討不義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

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

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

師至于某國書○七○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於

社賑市軫反○賑安社之肉盛以賑器○盛音

乎社而後出謂之左知出兵必祭社祭社名為
左周禮大宗伯以賑饗之禮親兄弟之國定十
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賑知賑是器物可執之
以賜人也今言受賑於社明是祭社之肉盛以
賑器賜元帥也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
玄云蜃大蛤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閔公二
年春秋

左氏傳○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
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

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

皆反○齊車金路○疏曰案齊儀云掌馭金路
大馭掌馭玉路凡祭祀者乘玉路齊車則降一
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者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義或然也當七廟五廟無

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夢與去其國與禘
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
夢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

以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
告于祖禰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
廟載于齊車金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
醢奠此幣帛皮圭而後始就停舍之處行還反
後必陳此幣帛皮圭於祖禰主前以告神又設
奠祭既卒斂此幣帛皮圭埋諸兩階之間乃後
而出蓋貴此主命故也又曰經云每舍奠焉以
其在路不可恆設牲牢故知以脯醢也與殯莫
同謂之奠以其無尸故也云所告而不以出即
埋之者皇氏云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
不將幣帛以出行即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
加之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為每
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
者即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
以其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
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
不陳幣玉也 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
乃出蓋貴命也會子 ○公族其在軍則守於公
禰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
禰親也 ○疏曰此一節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

行庶子留守之事則守於公禰者公禰謂遷主
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
於公齊車之行主也行主是遷主而呼為禰
者既在國外欲依親親之辭 ○文王世子 ○
湯誥曰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
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 ○疏曰
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
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
敢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
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
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
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
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
玄牲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章有
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
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
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
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 ○武王伐殷曰商
之牲其意與孔異 ○尚書 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為

賈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為逾天與紂同罪○疏曰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逾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予小子夙夜祇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宐于冢土以爾有眾底

天之罰底之履反下同○祭社曰宐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

祭社用汝眾致天罰於紂○疏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立孫炎曰宐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宐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宐乎社造乎禘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禘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禘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冢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又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眾致天罰於紂也

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致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大川華岳大川河○疏曰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宐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宐于冢土故云后土為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太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

于商**于商**告天地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疏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榘嘖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今商王受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

民○暴絕天物言逾天也逾天害民所以為無道

○疏曰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

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皆謂

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

為天下逋逃

主萃淵藪

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

亦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

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

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溪謂之淵藏物

謂之府史遊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

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

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

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

數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便昭

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

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

仁人謂太

公周召之

徒略路也言誅紂敬

承天意以絕亂路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

成命

而使奉天成命○疏曰冕服采章對被髮

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

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

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

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

女

此謂十一年

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

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

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為于偽反

天休震動

用附我大邑周

天之美應震動民

惟爾有神尚

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相去聲○神庶幾

助我渡民危害無

為神羞辱

○王升舟入水鍾鼓亞觀臺亞將舟

亞宗廟亞

亞皆謂亞亞次也觀臺史官知天時

占候者也宗廟行主○尚書大傳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

祈於社設奠於牧室

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

後漢書上博通經

卷二十六

三十五

也既事而退者既戰罷而退也柴於上帝者謂燔柴以告天祈於社者陳祭以告社也設奠於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者上言告祭既訖遂率領天下諸侯執豆籩疾奔走而往在廟祭先祖於此之時乃追王大王大王名亶父者又追王王季歷及文王王昌等為王所以然者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又曰知郊關有館者遺人云凡國野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道路尚然明郊關亦有館舍鄭言此者證牧野有室云先祖者行主也者案曾子問云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此武王所載行主者也案周本記云載文王木主以其成文王之業故不載遷廟主其社則在野外祭之故不在牧室此社是土地也

遂率天下諸侯執

豆籩 遂奔走 遂息俊反○遂疾也疾奔走言勸周頌所云謂周公攝政六年祭清廟此經遂奔走謂武王伐紂而還告廟其事不同引之者證奔走不異故引之知執豆籩行還告廟者以此經上云柴祈設奠下云遂率天下諸侯是柴祈

禮畢故武成云丁未祀于周廟駿奔走執豆籩而皇氏云為柴祈奠於牧室之時諸侯執豆籩非此經文之次又與

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

武成 異其義非也

追王大王 追王于况反亶丁但反父音甫○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為諸侯於是著焉○疏曰案此武王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案合符后云文王立后撥配天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與此不同者文王暫追王耳號諡未定至武王時乃定之矣中庸云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此大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興故追王也所以追王者以子為天子而不以卑臨尊若非王迹所由不必追王也故小記云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也周語云先王不窋武成云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皆稱先王者以王者之先祖故通稱先王也契稱玄王與此同矣云文王稱王早矣者土無二王殷紂尚存即為早所以早稱王者案中候我應云我稱非早一民固下注云一民心固臣下雖於時為早於年為晚矣故周

本紀云文王受命六年立靈臺布王號於時稱
三年九十六也故文王世子云君王其終撫諸
是也文王既稱王文王生雖稱王號稱
猶未定故武王追王乃定之耳○大傳○莊公

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左氏曰治兵于廟禮

也治兵于廟習號令將以圍邾○疏曰周禮中
春教振旅中秋教治兵穀梁傳曰出曰治兵

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治兵
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釋天云出為治

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
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

彼言治兵振旅皆謂因田獵而選車徒教戰法
習號令知此治兵亦是習號令也此治兵於廟

欲就尊嚴之處使之畏威用命耳但軍旅之衆
非廟內所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

十八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杜云治
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是告於廟習於巷

也下有圍邾知治兵為圍邾也沈云周禮中秋
治兵月令孟春令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所以

甲午治兵者以為圍邾故非時治兵猶如備難
而城雖非時不譏沈又云治兵之禮必須告廟

告廟雖是內事治兵乃是外事故雖告廟仍用
甲午且治兵則征伐之類又為圍邾邾雖在郊內
亦用剛日甲午治兵公羊以為為祠○諸侯從劉

兵謂殺牲饗士卒○春秋左氏傳○諸侯從劉

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
二公不書兵不加秦

成子受賑于社不敬賑宐社之肉也盛以賑器
故曰賑宐出兵祭社之名

○賑市軫反盛音成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

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

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祀有執爓爓祭肉○盡津忍反下同爓音煩戎有受賑神之

大節也交神之氣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

其不及乎

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疏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言人

受此天地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言人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命者人之所稟受度是也命雖受之天地短長有本順理則壽考逆理則夭折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法則以定此命言有法則命之長短得定無法則夭折無恒也故人有能者養其威儀禮法以往適於福或本分之外更得延長也不能者敗其威儀禮法而身自取禍或本分之內仍有減割也為其求福畏禍之故君子勤禮以臨下小人盡力以事上勤禮莫如臨事致敬盡力莫如用心敦篤敬之所施在於養神朝廷百官事神必敬篤在守業草野四民勿使失業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宗廟之祀則有執燔兵戎之祭則有受賑此是交神之節也今成子受賑而情是自棄其命矣成必在近此行其不得反乎爾之往也養之以福謂將身向福也敗以取禍謂禍及身也福則人之所欲作往就之辭也禍則人之所惡作自來之語也敬則所施有處故言致敬也厚則唯在已身無所可致故重言敦篤也執燔受賑俱是於祭未受而執之互相

見也劉炫云命者冥也言其生育之性得之於冥兆也又曰詩詠祭祀之禮云為俎孔碩或燔

或炙又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毛傳云傳火曰燔祭肉有燔而薦者因謂祭肉為燔也○成公

十三年春○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

秋左氏傳○玉二穀雙玉曰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

其嚴庶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怙音棄好背盟

陵虐神主謂數伐魯殘民人○數所負反會臣

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

未臣○疏曰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則諸侯於河神其辭不得稱臣故解其意稱臣

者以明上有天子言已是天子之臣以謙告神

也會祖會孫者會為重義諸侯之於天子無所

可重會臣猶未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後戶豆反

臣謙卑之意耳○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蓋

○守手又反又如字

○守手又反又如字

○守手又反又如字

○守手又反又如字

也官臣偃無敢復濟

復扶又反下注復與同○

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同討不庭○沈音鳩

或如字濟子禮反○襄

公十八年春秋左氏傳○

於鄆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巢車車上為櫓

車說文作輶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字林同

○疏曰說文云輶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

中守草樓也是巢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

後大音太○州犂晉王曰騁而左右何也

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

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

也其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

也乘繩證反下同○左將帥右車右○將子匠

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楚人圍許楚子

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

者告圍以圍

經直結反櫬初觀反○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

璧為贅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成故衰經○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

○疏

曰案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

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

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

微子代殷之後國於宋史記之言多有錯謬微

子手縛於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牽羊把茅也

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被芳之妄也

徐音廢下同○被除凶之禮○疏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謂之祓除明是除凶之禮也襄二

十九年稱公臨楚喪使巫以桃茹先祓殯此亦當以桃茹祓之焚其櫬禮而命

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信公六年春鄭子展

子產伐陳入之子展命師無人公宮與子產親

御諸門御魚呂反○欲服之而陳侯使司馬桓

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音問擁於勇反○

示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類悲反一

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繫而見繫陟立反見賢再拜稽

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子美入數俘而出

數所主反俘芳夫反○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社司徒

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陳亂故正其衆

官脩其所職以定之乃還也○疏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鬻浴鄭玄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

上巳如水上之類鬻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彼言祓除知此祓社是祓除也其祓除之事當如

鄭之言也周禮有掌節之官節為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

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

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已之官屬各依其職

事致之於陳使民依職領受具其衆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

者蓋權使攝為之未必是正官服虔以為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案傳陳

侯擁社自抱以途又何須祝祓之子美數俘獲尚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

是滅矣何以云入陳也○襄楚子敗晉師于

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蓋戶臘反○築而收晉

尸以為京觀

觀古亂反。其土其土謂之京觀。

楚子曰古者

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

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鯨其京反。鯢五兮反。懲直升反。慝他得反。鯨鯢大

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

而民皆盡忠以成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

告成事而還

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疏曰禮記會子問稱古者師行必以遷

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謂遷廟之祖主也為先君宮為此遷

主作宮於此祀之告成事告戰勝也禮大傳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奠於牧室亦

是新作室而奠祭也會子問又曰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

祖禴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宣公十二年春秋左氏傳

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安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及

行舍奠

舍音釋一音赦下同。○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

過大山川與會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與音餘。○疏曰大會同者王與諸侯時見曰會殷見

曰同或在畿內或在畿外亦告廟而行云造者以其非時而祭造次之意即上文造于祖一也云反行舍

奠者曲禮云出必告反必面據生時人子出入之法今王出行時造于廟將遷廟主行反行還祭七廟非

時而祭曰奠故云及行舍奠也又曰言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者言亦如上經大師用祭事告行引玉人

職者案玉人職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此云有

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非是彼正文義略言之耳云是謂過大山川與者彼不云過山川此言過大山

川此不言用黃金勺彼言以黃金勺以義約為一故言與以疑之彼注云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

小山川用邊璋此直見過大山川不見中小者欲見中小山川共大山川一處直告大山川不告中小故

不見中小山川各自別處則用中璋邊璋此所過山川非直用黃金勺酌獻而已亦有牢故校人職云將

有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四海猶四方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之禮與其姓牢也

言天子於廟受已之禮今諸侯往朝天子為天子將欲於廟中受已之禮故諸侯豫敬之以冕服視也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臨行又徧告心也○疏曰案上文云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廟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是臨行一告宗廟則知後再告故云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言徧告宗廟則五廟皆告也前云告于祖者亦祖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五官五大命者勑之以其職○疏曰案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云五大夫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主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命者道而出祖道也聘禮曰謂戒勑以所掌之事也○疏曰經言道而出祖釋較祭酒脯也○較步未及○疏曰經言道而出明諸侯將行為祖祭道神而後出行引聘禮者證祖道之義案聘禮記云出祖釋較祭酒脯彼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駟釋酒脯之奠於較為

行始也春秋傳曰較涉山川然則較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較祭酒脯祈告也禮畢然後乘車轅之而遂行其有牲犬羊可也此城外之較祭也其五祀行神則在宮內故鄭注聘禮云行謂行冬也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又鄭注月令較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周禮注云以苦芻棘柏為神主此鄭釋為較祭之義此較亦有尸故詩生民云取芻以較注燔烈其肉為尸羞是也其牲天子較用犬故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注云伏謂伏犬於較上諸侯用羊詩云取羝以較謂諸侯也卿大夫以酒脯既行祭較竟御者以酒祭車軾前及車左右載未故周禮大馭云及犯較王自左馭馭下祀登受轡犯較遂驅之又云及登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軾祭軾乃飲軾即較未執謂車軾前是也其祭宮內行神之較及城外祖祭之較其制不殊崔氏云宮內之較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較祭山川與道路之神義或然也壇名山其神曰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疏曰前

命祝史告山川而諸侯猶待告徧乃行也以五日為期若近者乃可就彼告若遠者則當望告主若久留不去則為非禮故云過是非禮也曲禮云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疏曰皇氏熊氏以此為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為制其天子則當用牲故熊氏云鄭注周禮大祝職引此文云告用牲幣不破牲字是天子用牲幣也必知天子用牲者故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用牲也必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或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一丈八尺其卿大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或以不親告祖○疏曰以直云告于禰是據其道近故云可以不親告祖知諸侯不直告禰者下文云反必親告于祖禰明出時**朝服而出視朝**亦告祖禰為道近唯告禰耳○疏曰朝服為事故者或會或朝服為事故也○疏曰朝服為事故者或會或弔之事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以上文諸侯

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為將廟受尊敬天子習其禮故著冕服諸侯相朝亦雖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唯著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為事故也熊氏又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是也必知朝服皮弁服者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命祝史告于五廟**亦皮弁服此義為勝也**過山川**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疏曰庚蔚云鄭當謂出入所告理不容殊而諸侯相見出不云告祖者或道近變其常禮耳故反必親告祖禰以明出入之告其禮不殊也○會子問**桓公二年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及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舍音赦舊音捨下同○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疏曰凡

公行者或朝或會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之事親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面至不言告禰廟而言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禰也禮記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侯朝天子則親告祖禰祝史告餘廟朝鄰國則親告禰祝史告餘廟其路遠者亦親告祖故於其反也言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也出時不言祖者鄭玄云道近或不親而諸廟皆告故總言告于宗廟也曾子問曰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但出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反言飲至以見至有飲而行無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廟中飲酒為樂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勳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勳策勳當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也此公至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飲至之禮伐還告廟也三者傳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禮同傳所以及覆凡例也

朝還告至而獻子書勞則策勳者非唯討伐之勳雖常事有以安國甯民或亦書功于廟也公行告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功則告事而已無不告也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唯入十二耳其餘不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慢於禮者舉大例言耳其中亦應有其實非謾而不宜告者若行有恥辱不足為榮則克躬罪已不以告廟非為慢於禮也若事實可恥而不以為恥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同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成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鄆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諸

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即實而言或有所諱辟傳於桓見飲至之禮於宣見書過之譏於朝見書勞于廟舉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僖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始得歸而書公至自會是諱其見止而以會告廟故傳曰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是諱止而以會告也諸侯盟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以盟是因會而爲之初必以會徵衆公行以會告廟故還以會告至雖弁以盟告亦不云至自盟爲行時不以盟告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温遂圍許經書公至自圍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祖遂滅偃陽經書公至自會一文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行不出竟而以告廟者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偶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伐之雖不越竟動衆與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于廟也○春秋左氏傳○襄公十三年公至自晉

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書勲勞於策也桓公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

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反飲至及書勞二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疏曰其書勞與策勲一也周禮王功曰勲事功曰勞對則勲大而勞小故傳變文以包之注云書勲勞於策明其不異也桓二年傳發凡例有告廟也飲至也策勲也桓十六年傳言飲至此年傳言書勞二者各舉其一所以反覆凡例以此知二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耳所云偏行一禮謂偏行告至其飲至策勲則不可偏行也何則告廟因行飲至舍爵而即策勲策勲飲至並行之於廟豈得不告至而在廟聚飲乎不告至而入廟書勞乎明其決不然矣但告至已後或飲至而不書勞或書勞而不飲至二事或有闕其一者傳因獻子書勞復言禮也所以發明凡例釋例曰公行或朝或會或盟或伐得禮失禮其事非一故傳隨而釋之於盟釋告廟嫌他例不通故復總云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此以明公之出竟當無不告及其反也則必飲至有功成策勲故公至自伐鄭傳重言

以飲至之禮孟獻子書勞于廟傳復云禮所以反覆凡例也公朝於晉而獻子書勞知策勳非唯討伐之功雖或常行有以定國安民亦書功於廟也然則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勞告事而已○春秋左氏傳

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也定姜曰無神何

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公適母○適丁歷反有罪若何

告無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襄公十四

年春秋左氏傳○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會衛靈公

使祝佗從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

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

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

行祓社饗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

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注疏見序事巫祝條○定

公四年春秋左氏傳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音仲○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

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蒐所畱反下同遂以

蒐田有司表貉春田為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

鄭司農云貉讀為禱禱謂師祭也書亦或為禱○疏曰云春田為蒐者蒐搜也春時鳥獸字乳搜擇取不

孕任者故以蒐為名云有司大司徒也者即大司徒職云大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故知有司是大司徒

也云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者此即中冬教大閱春辨

詩及爾雅云類也禱也師祭是也中冬教大閱春辨

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凡頒旗物以

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

時也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遂以狩田冬田為狩

無所擇也○疏曰云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者

對春夏言蒐言苗有所擇又秋名獮中殺者多對此

遂以狩田言守取之

罍守之此又多於
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

陳前 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設
此車者田僕也○要於遙反○疏曰前經論陳

車徒訖故此云旣陳云乃設驅逆之
車設訖卽爲表貉之祭於陳前也 ○肆師凡四時

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 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
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

○疏曰案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教戰訖入防將田旣
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馬表貉于陳前此時肆師爲

位而祭也又曰知貉師祭也者爾雅云是類是禡故
知貉爲師祭也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者鄭以聲讀之

必名此祭爲貉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爲十倍之義云
祭造軍法者凡言祭者祭先明是先世創首造軍法

者也云禱氣勢之增倍也者謂禱祈使師有氣勢望
得所獲增益十倍還釋貉字之意也云其神蓋蚩蚩尤

或曰黃帝者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俱
是造兵之首案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注云帝

謂五德之帝是黃帝以德配類則貉祭祭蚩蚩尤是以
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

劔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

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故禮
說云黃帝以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

漢高亦祭黃帝 ○**司凡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甸
蚩尤於沛庭也

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疏曰甸役謂天
子四時田獵案大司馬大閱禮教戰訖入狩田旣陳

有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
熊席右漆几也○春官

之祝號 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曰是
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玄謂田者

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疏曰
言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者四時田卽大司馬所

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案大司馬大閱禮云旣陳乃
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當此貉祭之時田祝

爲號又曰子春云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讀從毛詩
後鄭從之增成其義云書亦或爲禡者毛詩爾雅皆

爲此字云貉兵祭也者爾雅云禡師祭是也引詩云
是類是禡者大雅皇矣之詩也玄謂田者習兵之禮

故亦禡祭者詩與爾雅禡出征之祭田是習兵故亦
禡祭云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者應十得百望多獲

禽牲此解 **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 舍讀爲釋釋奠者
禡字之意

禡字之意 **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 告將時田若將征

禡字之意 **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 告將時田若將征

禡字之意 **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 告將時田若將征

禡字之意 **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 告將時田若將征

禡字之意 **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 告將時田若將征

禡字之意 **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 告將時田若將征

伐鄭司農云禴父廟○疏曰天子將出告廟而行言釋奠於祖廟者非時而祭即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釋者周禮記多為舍字鄭讀皆為釋云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者此經上下唯言時田不言征伐案大祝大師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皆造祖禴故兼言征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禴乃斂禽禴牲禴馬皆掌其祝號音禴屬音燭禴音誅一音禴○師田謂起

大衆以田也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所以獲獸饋於郊薦于四方羣兆入又以奠于祖禴薦且告反也斂禽謂取三十人腊人也杜子春云禴禴也為馬禴無疾為田禴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禴爾雅曰既伯既禴馬祭也玄謂禴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別彼列反為于儻反侏音誅○疏曰云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者若田獵在山山虞植旗田獵在澤澤虞植旗各植旗為表故解致禽于虞中者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也云屬禽別其種類麋鹿之類各為既致於旌旗之所甸祝分別其種類麋鹿之類各為

一云云饁饋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於四方羣兆者案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是其四郊皆羣神之兆今田獵在四郊之外還國必過羣兆故將此禽獸薦於羣兆直以禽祭之無祭事云入反以奠於祖禴薦且告反也者上經舍奠於祖廟謂出田今此舍奠在饁獸之下是告反也言薦者又以所獲禽牲薦廟也云斂禽謂取三十者案穀梁每禽擇取三十知入腊人者案腊人云掌凡田獸之脯腊案王制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此入腊人者案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祭祀其餘入賓客庖厨直入腊人者據祭祀重者而言脯非豆實而言乾豆者以脯為醢故醢人注云作醢及鬻者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甑中百日則成矣是也杜子春云禴禴也為馬禴無疾已下後鄭皆不從者以凡言牲者卜曰曰牲據祭祀之牲不得據田獵之獸又禴不得為禴祈字玄謂讀如伏誅之誅者此俗讀也時有人甘心惡伏誅故云伏誅之誅此從音為誅云今侏大字也者今漢時人傍侏是侏大之字此取肥大之意故云為牲祭求肥充解經禴牲云為馬祭求肥健釋經禴馬鄭既解禴為大知此皆有祭者○春官○小宗伯若以其言皆掌其祝號是有祭事○春官○小宗伯若

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

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疏曰言大甸者天子四時田獵也云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者謂田在四郊之外田訖以禽獸饋於郊者將入國過四郊四郊皆正祭直是野饁獸於郊云遂頒禽者因事曰遂以非正祭直是野饁獸於郊云遂頒禽者因事曰遂以在郊饁獸訖入至澤宮中而射以主皮行班餘獲射之禮故云遂頒禽又曰甸者以郊外曰甸獵在甸地故云甸今讀曰田者義將兩兼非直獵在甸地亦得取田義以其似治田去不秀實故以田言之云有司大司馬之屬者以其軍事是司馬之事故大司馬職云徒幣致禽饁獸於郊故知大司馬之屬但小宗伯屬言之也云四方之神者即天地山川之屬官故以其羣神之兆者上文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是羣神之兆也

之禱祠肆儀為位

注疏見朝會

肆師凡甸用牲于

社宗則為位

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故

書位為池杜子春云池當為位書亦或為位宗謂宗廟○疏曰師謂出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祈請皆當用牲社及宗時皆肆師為位祭也又曰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命戮於社又君以軍行被社豐鼓故名軍社也鄭知宗遷主者會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已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鍾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氣祥亞鼓鍾後將舟亞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主為將將舟亞在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引之者證在軍有社及宗之意也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臺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靈臺不得觀天文有時臺囿臺左氏說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若然文王時已有靈臺今武王而曰觀臺者鄭君之意觀臺則靈臺對文有異散文則通○同上

右甸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賣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家語○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也齊姜申生母也福昨肉也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絳晉所都也○國語晉語

右夢祭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禘五曰攻六曰說造七報反禴古外反劉音會祭音詠○祈噪也謂為有災變號

呼告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禴作見故以祈禮同之故書造作寵杜子春讀寵為造次之造書亦或為造造祭於祖也鄭司農云類造禴禘禘皆祭名也類祭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禴爾雅曰是類是禴師祭也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爾雅曰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故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其國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玄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禴禘禘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辭責之祭如日食以朱絲縈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纖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禴未聞焉造類禴祭皆有牲攻說由幣而已○噍音叫劉音禱為于偽反號戶羔反吁火故反見賢遍反祭烏營反昭章搖反戡子廉反○疏曰上經六祝此云六祈皆是祈禱之事別見其文者案小祝重享六祝云將事侯禴禱祠之祝號鬼神雖和同為事禱請此六祈為百神不和同即六禴作見而為祈禱故云以同

故云未聞鄭知類造禱祭皆有牲者案禮記祭法云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下云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
 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祭既用牲故知類造
 皆亦有牲故云皆有牲也去攻說用幣而已者知攻
 說用幣者是日食伐鼓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
 幣而已既云天災有幣無牲其類禮以亦是天災得
 有牲者災始見時無牲及其災成之後
○小祝掌小
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
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臯疾
 遠于萬反○侯之言候也
 禳讀曰救救安也○疏曰掌小祭祀者即是將事侯
 禳已下禱祠之事是也小祭祀與將事侯禳已下作
 日將事侯禳禱祠祝號又與祈福祥順豐年已下為
 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寧風旱彌裁
 兵遠臯疾三者即是禳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皆
 有祝號故總謂之禱祠之祝號祈福祥已下不言一
 曰三曰者大祝已言訖小祝佐大祝行事故略而不
 言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言其次第又曰侯之言候
 也侯嘉慶祈福祥之屬者之屬中兼有順豐年逆時

雨嘉善也此三者皆是善慶之事故設祈禱候迎之
 云禳禳卻凶咎寧風旱之屬者之屬中兼有彌災兵
 遠臯疾三者是凶咎之事故設禱祠禳卻之云順豐
 年而順為之祝辭者案管子云倉稟實知禮節衣食
 足知榮辱意欲如此是豐年順民意也故設祈禱以
 求豐年而順民故云為之祝辭也云彌讀曰救救安
 也者案洛誥云亦未克救公功注云救
○太宗伯國
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
 也上帝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
 五嶽四鎮四瀆○疏曰此旅是祈禱之名是以知是
 凶裁凶謂年穀不熟裁謂水火也云旅陳也陳其祭
 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者但祈謂祈請求福得福
 乃祠賽之祠賽則備而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
 備也云上帝五帝也者案禮器云祀帝於郊而風雨
 寒暑時風雨寒暑非一帝故知是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
 日月星海後鄭不後者禮無祭海之文又山川稱望
 故尚書云望秩于山川是也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
 瀆又與五嶽相配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

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為○典瑞四圭有邸以

壇遙祭之故云四望也○同上○**祀天旅上帝**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

四圭有邸未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面也邸

讀為抵墩之抵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

四望○疏曰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

俱成者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琢出中央為璧

形亦肉倍好為之四面琢各出一大玉琢出中央為璧

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蓋四廟圭各尺二寸圭之

鎮圭同其璧為邸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

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云或說四圭有邸有四面也

者此說四角肉即短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云邸

讀為抵墩之抵音讀之也引大宗伯者證旅上帝是

國有故而祭也但旅四望下文與地同用兩圭今此

言之者連引之耳旅上帝者上帝五帝也國有故而

祭故稱旅也**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圭者以象

詳見天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地數二也儻

而同邸者案王制注臥則儻彼儻謂兩足相向此兩

主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儻言之則上四

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

言之也云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者以其宗伯

所云黃琮禮地謂夏至祭崐崙大地明此兩圭與上

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之神案河圖括地象崐崙東

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但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未知

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既

與郊相對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之○同上○**玉**

人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邸謂之抵有邸儻共本

以對四圭有邸祀天及旅上帝也若天地自用黃琮

云儻共本也者亦一玉俱成兩圭足相對為儻也○

冬官○**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銚金謂之版此版

旅上帝謂祭五天帝於四郊及明堂○秋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

案設皇邸旅此以旅見祀也張瓊案以瓊為床於幄

中鄭司農云皇羽覆上帝後版也玄謂後版屏風與

染羽象鳳凰羽色以為之○疏曰云王王大旅上帝者

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張瓊案者案謂牀也牀上著

瓊即謂之瓊案設皇邸者邸謂以版為屏風又以鳳

凰羽飾之此謂王坐所置也又曰大旅上帝祭天於

圓丘者見下經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即

昊天上帝即

與司服及宗伯昊天上帝一也即是大司樂冬至祭
 天於圓丘之事也云國有故而祭亦曰旅者案大宗
 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國有故而祭謂之
 旅云此以旅見祀者但此下文五帝見正祀其旅見
 於大宗伯以因旅見之欲見有故昊天亦旅之故云以
 祀故鄭以因旅見之欲見有故昊天亦旅之故云以
 旅見祀云張瓊案以瓊為於幄中者據鄭云於幄
 中則知不徒設瓊案皇邸而已明知弁有次小次
 之幄與下祀五帝互見之也司農云皇羽覆上者見
 經皇是鳳凰之字故知以皇羽覆邸上玄謂後版屏
 風與者此增成司農義言後版者謂為大方版於坐
 後畫為斧文言屏風者據漢法況之無正文故言與
 以疑之云染羽象鳳凰羽色以為之者案尚書禹貢
 羽畎夏翟謂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後世無夏翟故
 周禮鍾氏染鳥羽象鳳凰色以為之覆於版上明堂
 位及司几筵皆云黼辰此不在寢廟無辰故不得云
 黼辰故別名
 皇邸○天宮 ○典瑞大旅共其玉器而奉之 玉器謂
 圭之屬○疏曰大旅中兼有上帝四望等故鄭云四
 圭裸圭云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又曰鄭知玉
 器謂四圭裸圭者上已釋禮神曰器經云玉器故知
 非瑞是禮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兩圭璧圭璋邸之

等也 ○司尊彝大罇存奠彝 存省也謂大遣時大
 春官

旅亦如之 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
 者見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知也云
 亦存其奠彝者以其祭云亦如之明亦如大遣奠存

省之云則陳之不即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徹義
 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逮日放其去來於陰陽此天

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要至夕也且案小宰注天
 地至尊不裸此得用彝者此告請非常亦如大遣奠

之而已亦非 ○賦瞭掌凡樂事播鼗鼓擊頌磬笙磬
 裸耳○同上

視瞭播鼗又擊磬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
 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

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鍾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
 頌磬東面其南鍾皆南陳○疏曰案序官賦瞭三百

人皆所以扶工以其扶工之外無事而兼使作樂故
 云掌凡樂事則播鼗已下至職未皆是也又曰云視

瞭播鼗又擊磬者案小師教鼓鼗注云教教鼗瞭
 瞭云掌播鼗今視瞭亦掌播鼗但有目不須小師教

之耳故鄭云視瞭播鼗又擊磬是賦瞭兼掌鼗也云
 磬在東方謂之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

之耳故鄭云視瞭播鼗又擊磬是賦瞭兼掌鼗也云
 磬在東方謂之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

功也者以東方是生長之方故云笙西方是成功之方故云肅肅功也謂之頌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共成功告於神明故云頌言或作肅者尚書云笙肅以間孔以肅為大鍾鄭云肅即大射頌一也引大射者證東方之磬為笙西

掌大師之縣

大師當縣則為方之磬為頌之事也

司樂有宿縣之事小胥正樂縣之差大師無縣樂之事此大師之縣者大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其無目於音聲審本職雖不言縣樂器文於此明凡樂縣之可知此言當縣則為之者以其有目故也

事相瞽

相息亮反○相謂扶工○疏曰能其事曰工故樂稱工是以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言工相者以視瞽有目

大喪厥樂器大旅亦如之皆言工相者以視瞽有目大喪厥樂器大旅亦如之

旅非常祭於時乃與造其樂器○疏曰大喪厥樂器謂明器故檀弓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竹不成用琴瑟張而不平笙笙備而不知是沽而小耳是臨時乃造之大旅非常祭亦臨時乃造故云亦如之旅不用尋常祭器者以其故是非常則其器亦如明器○笙沽而小故文承明器而云亦如之也○春官

師掌教敎等笙埙箏箛篪篥管春牘應雅以教祫樂

教敎視瞭也鄭司農云等二十六簧笙十三簧箏七空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髮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一二尺其端有狀如漆箏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紐疏畫杜子春讀遂為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遂玄謂箏如遂三空祫樂祫夏之樂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出奏祫夏以此三器築地為之行節明不失禮○疏曰此樂器瞽矇有視瞭無所以知不教瞽矇者案小師云教鼓鼗祝敵埙箏管絃歌注云教教瞽矇也小師所教瞽矇師所教文在視瞭之下不可隔視矇矇教瞽矇其視瞭雖不云其器明所教教視瞭也先鄭云等二十六簧笙十三簧者案通卦驗等長四尺二寸注云等管類用竹為之形參差象鳥翼鳥火禽火數七冬至之時吹之冬水用事水數六六七七四十二等之長蓋取於此也笙十三簧廣雅云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宮管在左方等象笙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禮圖云等長四尺二寸此等三十六簧與禮圖同云箏七空者廣雅云箏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箏九空司農云七孔蓋寫者誤當云八空也或司農別有所見云春牘以竹大五

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繫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一推雅狀如漆篋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紐疏畫者此皆約漢法知之而言鄭注巾車鞞亦多黑少之色疏畫者長疏而畫之子春讀筵為蕩滌之滌讀從郊特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之滌云今時所吹五空竹筵後鄭從之也玄謂祓樂祓夏之樂者以其鍾師所祓夏此祓樂與之同故知此所教祓樂是鍾師所祓祓管在堂下近堂則三者亦在堂下遠堂在庭可知矣賓醴而出奏祓夏者此則鄉飲酒及鄉射之等賓出奏該是也云以此三器築地為之行節明不失禮者三器言春春是向下之稱是其築地與祓樂連文明與祓樂為節可知也經中樂器不解墳與簫管者上文已大喪厥其樂器與作即上筭筭已下皆作之大放則陳之言陳之明陳於饌處而已不泚其縣○疏曰此經直縣者大司樂故大司樂云大師臨厥樂○龜人若有器注云臨笙師鑄師之屬是也○同上○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此云祭事不辨外內則外內俱當

卜皆奉龜以旅亦如之疏曰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往所當卜處案爾雅有十龜一曰神龜龜之最神明者二曰靈龜涪陵郡出大紫螭龜也一曰靈中文似瑇瑁俗呼為靈龜即今大紫螭龜也一曰靈螭能鳴也三曰攝龜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為陵龜也四曰寶龜大寶龜也五曰文龜甲有文采者也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六曰筮龜常在蒼叢下也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山澤水火皆說生出○大卜凡旅陳龜之處所也火龜猶火鼠也○同上○大卜凡旅陳龜陳龜於饌處也土喪禮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是也不親貞龜亦以下旅祭非常輕於大遷大師引士喪禮為證也云亦以上旅祭非常輕於大遷大師者案大宗伯國有故旅上帝及四望則祀天亦是祭故也○同上○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諷音諫○疏曰云大裁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於上下天地神祇又曰鄭知執事之中大祝及

月已下有羊者故我將詩云維牛維羊維天○犬其祐之彼亦據日月以下及配食者也○同上○犬

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

怪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瘞謂埋祭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轅音歷○疏曰先鄭云牲純也者案尚書微子云犧牲牲用注云犧純毛牲體完具彼牲與犧相對是犧為純毛牲為體完具此無犧故以全兼純也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者此謂王將祭而出國轍道之祭時即大馭所云者是也但轍祭之時犬羊俱得故生民詩云取羝以軼是以聘禮注云其用牲犬羊可也是其兩用也云瘞謂埋祭也者謂祭地之時故引爾雅為證若然經云用牲物既純毛則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之類也

凡幾再沈辜用駝可也駝亡江反○故書駝作龍鄭司農云幾讀為廢爾雅曰祭

山曰廢縣祭川曰浮沈大宗伯職曰以豷沈祭山川林澤以鬻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為駝謂不純色女謂幾讀為刳再當為鉅刳鉅者鬻禮之事○廢九委反劉居綺反縣音玄○疏曰先鄭讀幾為廢雖引爾雅後鄭不從引大宗伯證沈辜於義是也云玄謂幾讀為刳從士師為正再讀為鉅從雜記為正云鬻禮之

事者據雜記而知之○秋官

○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尢可也外祭謂表

絡及五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書毀為龜尢作龍社子春云龜當為毀龍當為尢尢謂雜色不純毀謂龜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絡莫羈反龜丘例反龜音逼反○疏曰知外祭中有表絡者據上文外神之中已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別言外祭則外祭中唯有表絡之等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祭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案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山川則用事焉亦是非常外祭之事若然此云尢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尢中有黃色者用之不必純黃云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者此文承子春之下不言玄謂當是子春所解也案宗伯云鬻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磔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皆是禱所除殃咎非常之祭用尢之類

○雞人凡祭祀面禳鬻共其

雞牲鬻鬻廟之屬鬻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鬻讀為徽○疏曰鄭云鬻鬻廟之屬者言之屬則鬻鼓鬻甲兵皆在其中鬻廟以羊已下雜記文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

後鄭不從引大宗伯證沈辜於義是也云玄謂幾讀為刳從士師為正再讀為鉅從雜記為正云鬻禮之

事者據雜記而知之○秋官

○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尢可也外祭謂表

絡及五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書毀為龜尢作龍社子春云龜當為毀龍當為尢尢謂雜色不純毀謂龜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絡莫羈反龜丘例反龜音逼反○疏曰知外祭中有表絡者據上文外神之中已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別言外祭則外祭中唯有表絡之等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祭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案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山川則用事焉亦是非常外祭之事若然此云尢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尢中有黃色者用之不必純黃云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者此文承子春之下不言玄謂當是子春所解也案宗伯云鬻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磔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皆是禱所除殃咎非常之祭用尢之類

○雞人凡祭祀面禳鬻共其

雞牲鬻鬻廟之屬鬻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鬻讀為徽○疏曰鄭云鬻鬻廟之屬者言之屬則鬻鼓鬻甲兵皆在其中鬻廟以羊已下雜記文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

後鄭不從引大宗伯證沈辜於義是也云玄謂幾讀為刳從士師為正再讀為鉅從雜記為正云鬻禮之

事者據雜記而知之○秋官

○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尢可也外祭謂表

絡及五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書毀為龜尢作龍社子春云龜當為毀龍當為尢尢謂雜色不純毀謂龜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絡莫羈反龜丘例反龜音逼反○疏曰知外祭中有表絡者據上文外神之中已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別言外祭則外祭中唯有表絡之等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祭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案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山川則用事焉亦是非常外祭之事若然此云尢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尢中有黃色者用之不必純黃云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者此文承子春之下不言玄謂當是子春所解也案宗伯云鬻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磔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皆是禱所除殃咎非常之祭用尢之類

○雞人凡祭祀面禳鬻共其

雞牲鬻鬻廟之屬鬻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鬻讀為徽○疏曰鄭云鬻鬻廟之屬者言之屬則鬻鼓鬻甲兵皆在其中鬻廟以羊已下雜記文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

後鄭不從引大宗伯證沈辜於義是也云玄謂幾讀為刳從士師為正再讀為鉅從雜記為正云鬻禮之

事者據雜記而知之○秋官

○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尢可也外祭謂表

絡及五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書毀為龜尢作龍社子春云龜當為毀龍當為尢尢謂雜色不純毀謂龜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絡莫羈反龜丘例反龜音逼反○疏曰知外祭中有表絡者據上文外神之中已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別言外祭則外祭中唯有表絡之等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祭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案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山川則用事焉亦是非常外祭之事若然此云尢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尢中有黃色者用之不必純黃云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者此文承子春之下不言玄謂當是子春所解也案宗伯云鬻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磔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皆是禱所除殃咎非常之祭用尢之類

○雞人凡祭祀面禳鬻共其

雞牲鬻鬻廟之屬鬻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鬻讀為徽○疏曰鄭云鬻鬻廟之屬者言之屬則鬻鼓鬻甲兵皆在其中鬻廟以羊已下雜記文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

去惡祥也云讀為徽者亦謂

授號旁招以茅

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旁招以茅招四方之

所望祭者玄謂衍讀為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案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及說禴禘之類造禴禘望而祝之云望衍者衍延也云望祀者類造禴禘望而祝之云望衍者衍延也二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云授號者此二者皆詛祝授以神號云旁招以茅者旁謂四方此男巫於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又曰子春所云皆無依據故後鄭不從玄謂破衍為延者行字於六祈義無所取故破從延云望祀謂有牲案盛者注大祝已云類造禴禘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黍盛者也是也云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所授類造及說禴禘之神號男巫為之招者以其授號文承二者之下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之授荒知是詛祝者案冬堂贈無方無算故書贈為贈杜子祖祝而知也冬堂贈無方無算春云贈當為贈杜子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為可也無算道里無數遠益善也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

冬堂贈無方無算

故書贈為贈杜子

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增音會○疏曰子春以堂贈為逐疫後鄭不從者逐疫方相氏及占夢不合在此故不從云無算道里無數遠益善也後鄭不從者既言無數遠近由人不得云遠益善故不從玄謂知堂贈是送不祥及惡夢者見占夢云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故知鄭云當東則東當西則西不言南北舉東西可知此解無方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此解無算○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春官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疏曰歲時祓除者非謂歲之四時唯謂歲之三四月之時故鄭君云如今三月上巳解之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為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云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者若直言浴則唯有湯今兼言釁明沐浴之物必和香草故云以香薰草藥經直云浴兼言沐浴者凡潔靜者沐浴相將○春官○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故知亦有沐浴也○春官○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杜子春讀萌為明又云其字當為明明謂歐夜也謂歲竟逐疫置四方書亦或為明玄謂舍讀為釋舍萌猶釋采也古書釋采釋奠多作舍字萌采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去起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歲時祓除如今三

以贈惡夢

杜子春讀萌為明又云其字當為明明謂

玄謂舍讀為釋舍萌猶釋采也古書釋采釋奠多作舍字萌采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去起

呂反○疏曰子春之說舍萌為歐疫下文自有歐疫於此以舍萌為之其義不同故後鄭不從玄謂舍萌猶釋采也者案王制有釋采奠幣之事故從之云萌菜始生也者案樂記區萌連鄭注云屈生曰區芒而直出曰萌故知萌菜始生者云欲以新善去故惡者舊歲將盡新年方至故於此時贈去惡夢○同上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禱之嘉草攻之毒蠱毒物而病害人

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所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燻之鄭司農云禱除也玄謂此禱讀如潰癰之潰○疏曰除毒蠱曰言之攻說禱之據去其神也嘉草攻之據去其身者也又曰云攻說祈名者大祝六祈有類造禱祭攻說故知也先鄭云禱除也後鄭增成其義潰癰之潰俗讀也凡歐蠱則令之比之使為之又校比之○疏曰時弁使人歐之既役人衆故須校比之○秋官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祭攻

之以莽草熏之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攻祭之名莽草藥物殺蠹者以熏之則

攻之據所去其神故以六祈而言之以莽草熏之據

去其身也又曰云蠹魚亦是者餘蠹物穿食餘器物至於蠹魚惟見書內者白魚及白蠹食書故云亦是也凡庶蠱之事庶除毒蠱者蠹蠱之類或熏以莽草自是庶氏今此云凡庶蠱者同類相兼左右而掌之故鄭云庶除毒蠱者蠹蠱之類或熏以莽草則去此

鄭解翦氏兼掌蠱之意以其翦氏有用莽草○壺涿

庶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水蟲狐

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為苞有若葉之苞玄謂燔音煩○疏曰云水蟲狐蟻之屬者蟻即短狐一物南方水中右之含沙射人則歿者也言之屬者水蟲眾矣故云之屬以包之也子春讀從詩苞有苦葉之苞者取其聲同耳不取義也玄謂燔之炮之炮者亦讀從詩此取炮燒之義故云炮土之鼓瓦鼓也云燔石投之使驚去者石之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也若

欲殺其神則以牡槀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

為陵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槀為槀午為五杜子春云梓當為槀槀讀為枯枯榆木名書或為槀又

為陵

云五貫當為午貫○韓音沽音枯音姑音丑居反○
疏曰云以牡犗午貫象齒而沈之者案儀禮大射云
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彼物射者所履記安足之處十
字為之今此亦然神謂水神龍罔象也犗讀為枯枯
榆木名以犗為幹穿孔以象牙從橫貫之為十字沈
之水中則其神歿淵為陵所謂溪谷為陵是也○同

○庭氏掌射國中之大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

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

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玄謂

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大陰月食

則射大陽與○呼喚故反大音太與音餘○疏曰云

掌射國中之大鳥者城郭之所人聚之處不宜有天

鳥故去之又曰云獸狼狐之屬不言鳥者上文注鴟

鷂已解也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所以救

是陽勝陰未至為災故云陰陽相勝之變也所以救

日月用弓矢射之者鄭以意推量日食則射大陰者

以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射大陰是其常不足可疑

月食是陽侵陰君侵臣之象故射大陽以是為疑故云月食則射大

得不射若射當射大陽以是為疑故云月食則射大

陽與以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神謂非

疑之

聲若或叫于宋大廟諸語出出者大陰之弓救月之

弓枉矢救日之矢與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

互言之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直矢可知也○疏曰

若神也者謂不見其身直聞其聲非鳥獸之聲耳則

以大陰救月之弓與救日之枉矢射之又曰鄭知神謂

非鳥獸之聲者見宋大廟有聲非鳥獸之聲既有聲

云若或叫於宋大廟諸語出出者左傳文云大陰救

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者大陰之弓為救月之弓

不言與則不疑不疑者以其與經云救日之弓相對

彼言救日之弓明此大陰之弓是救月之弓可知若

夜射之夜
本書無

亦有名亦是互也云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恆矢可知也者見司弓矢枉矢最在前明救月矢當在枉矢之下故知救月用恆矢可知不用庫矢以其庫矢擊所用故也○同上

右祈禳○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鄭火星心子

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

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行下孟反○疏曰子寬游吉之子世族譜子寬與游速渾罕為一人駟帶字子上六年次矣此別有子上非駟帶也世族譜雜人內有子上無子寬明子寬與渾罕為一人也楚語說事神之禮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爨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所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知屏攝是祭祀之位也鄭眾云攝束茅以為屏蔽其事或

當然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使祝史徙主

禘於周廟告于先君禘音石○禘廟主石函周廟屬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函音咸易以鼓反○疏曰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

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之內所以辟火災也文二年傳云鄭祖厲王故知鄭之周廟是厲王廟也既有火災皆須防守故合羣主就於祖王廟易救護也衛文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范甯云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也白虎通云納之西壁

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處於國北者就大陰禳火

○疏曰周禮鄉在郊內遂在郊外諸侯亦當然郊人當謂郊內鄉之人也祝史掌祭祀之官也使此鄉人助祝史除地在城之北作壇場為祭處也就國北者南為陽北為陰就大陰禳火也

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疏曰月令冬云其神玄冥知玄冥

水神也周語云夏之亡也回祿信於黔隧先儒注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回祿火神或當有所見也二十九年傳脩及熙為玄冥則玄冥祭脩熙不知回祿祭何人楚之先吳回為祝融或云回祿即吳回也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災慮更火也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火于偽反禘禳

禘禳

禘禳

禘禳

禘禳

禘禳

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

被芳佛反徐音廢○振

○宋災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二師左右師也鄉

○疏曰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即以卿為之長此傳云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典之但其所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則鄉正當屬司徒此傳言二師命之者上文右師討右左師討左則宋國之法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并言其事故云二師令四鄉正也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為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於時宋置六卿況四鄉乎周禮祭人鬼曰享故享為祀也止令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天災彌禱祀社稷禱祠鄭玄云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鄭眾云索鬼神求廢祀而修

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彼凶荒之年水旱之災尚索鬼神而祭之此遇天火為災亦當徧祀羣神其所合祭祝宗用馬于皆應祭之也蓋火起始命之祭耳

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祝大祝宗人墉城

釀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墉本又作庸音同盤字亦般步干反禳如羊反○疏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祗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諸是祭神言辭大祝掌之禮儀宗人掌之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別命祝宗使奉此祭非鄉正所為也文承二師令下亦是二師命之不復言命者亦從上省文也用馬者以馬為牲祭於四面之城以釀火也禳卻也卻火使滅也盤庚湯之九世孫殷之第十九王也自盤庚至紂又十二王而殷滅盤庚弟小乙是宋微子之入世祖也盤庚之為殷王無大功德而祀盤庚者當時之意不知何故特祀之也祀盤庚不別言姓明其祀亦用馬也城以積土為之土積則為陰積積陰之氣或

能制火故祭城以禳火禮亦無此法也莊二十
 五年傳例曰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
 非禮言用馬祭城祭盤庚皆非禮也此幣火災
 所使羣官急者在前緩者在後故先伯氏司里
 次華官具正徒次到隊正納郊保然後二師總
 兵典法國之所重故特命三官屯具其物先外
 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伯人事既
 畢乃祭享鬼神故事也敬享祀盤庚之事也**晉侯問於士弱**弱士渥濁
 弱曰渥於**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問宋何故自**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
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味竹又
邁反出如字徐尺遂反內如字徐音納鶉音純
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
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
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疏曰昭
公二十九年傳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
正土正立此五官各掌其職封為上公祀為貴

神謂能其事者後世祀之火正之官居職有功
 祀火星之時以此火正之神配食也五行之官
 每歲五時祀之謂之五祀月令云其神句芒祝
 融后土蓐收玄冥配五帝而食其神矣而火正
 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火有功祭火星又祭
 之后稷得配天又配稷火正何故不得配帝又
 配星也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子祭百神天子祭
天之時因祭四方之星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其
祭火星皆以火正配食也火正配火星而食有
此傳文其金木水土之正不知配何神而食經
典散亡不可知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季
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玄云
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為之鄭司農云以三
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
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
內火周禮所言皆據夏正故杜以周禮之意解
其心味為火之由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
日在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
軫七者共為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味謂柳也
春秋緯文耀鉤云味謂鳥陽七星為頸宋均注
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味味鳥首也七星為味鳥
頸也味與頸共在於於午者鳥之止宿口屈在頸

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鶉火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味星為火之候故於十二次。味為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東方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七者共為蒼龍之宿。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以是故此傳心為大火。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內火。禁放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味也。此傳鶉火。大火共為出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味者。以味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解出內之文。故其言不及。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閼於葛反。○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疏曰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堯為陶唐氏是堯有天下。以陶唐為代號也。氏猶家也。古言高辛氏陶唐氏猶言周家夏家也。閼伯高辛氏之子。遷閼伯于商丘。主辰皆昭元年傳文也。爾雅以大火為大辰。是辰為大火也。昭十七年傳云宋大辰之虛。是大火為宋星也。閼伯已居商丘。祀大火。

今大火為宋星則知宋亦居商丘。以此明之。故云然則商丘在宋地也。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又曰宋大辰之虛也。然則商丘在宋或以為漳水之南。故殷虛為商丘。非也。是由商丘所在不明。故釋例與此注俱以閼伯明之。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息亮反。○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而祀火星也。相土因之復主大火。是商丘之地屬大火也。然則在地之土各有上天之分。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鄭玄云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是言地屬於天。各有其分之事也。鄭唯云其存可言。不知存者本是誰說。其見於傳記者。則此云商主大火。昭元年傳

云參爲晉星二十八年傳云龍宋鄭之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又曰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楚之分也昭七年四月日食傳稱魯衛惡之去衛地如魯地則春分之日在魯衛之分也又十年傳曰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則於時歲星在齊薛之分也又三十二年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凶則於時歲星在吳越之分也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以此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何必所分能當天地星紀有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或得而聞之於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爲占者多得其效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又曰殷本紀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是契孫也本紀云帝舜封契於商鄭玄云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縣是也如鄭玄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於宋之商及湯有

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王肅書序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國號案詩述后稷云卽有邰家室述契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卽稷封邰而契封商也若契之居商卽是商丘則契已居之不得云相土因閼伯也若別有商地則湯之爲商不是因相土矣且經傳言商未有稱商丘者釋例云宋之先契佐唐虞封於商武王封微子啓爲宋公都商丘是同鄭玄說也傳言商主大火商謂宋也宋主大火耳成湯不主火也宋是商後謂宋爲商昭八年傳曰自根牟至于商衛是名宋爲商之驗釋例曰商宋一地謂此商也相土商之祖者是湯之祖亦宋之祖也堯封閼伯於商丘比及相土應歷數世故云代閼伯之後居商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丘祀大火也

是以曰知其有天道也
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大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數所主
 反更音庚○襄公九年春秋左氏傳○**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
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降下也下者言自上而下

有聲象以接

人華號也

王問於內史過

內史周大夫過其名掌爵祿廢置及

策命諸侯

曰是何故固有之乎

故事也固猶嘗也

對曰

有之國之將與其君齊明衷正

齊一也精潔惠衷中也

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

惠愛也馨香芳香之升聞者

其惠定

以同其民人

同猶一也

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

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

貪冒辟邪

冒抵也

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

馨香不登

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香不上聞於神神不饗也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其刑矯誣

以詐用法曰矯誣

百姓攜貳

攜離也貳二心

也明神弗蠲

蠲潔也

而民有遠志

欲叛也

民神怨痛

無所依懷

懷歸也

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

禍苛煩也 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

興也融降于崇山

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山所近

其亡

也回祿信於聆遂

回祿火神再宿為信聆遂地名

商之興也禱

杌次於丕山

禱杌繇也過信曰次丕大邱山在河東

其亡也夷羊

在牧

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

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

云鸞鸞鸞鳳之別名也詩云鳳凰其哀也杜伯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春乎

射王于郿

郿郿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

志記也見記錄在史籍者

王曰今是何

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

昭王周成王之孫康王之

也房國名實有爽德協于丹朱

爽亡也協合丹朱堯子

後世昭王娶於房

昭王娶於房

昭王娶於房

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

馮依也儀匹也詩云實惟我儀言房后之

行有似丹朱丹朱馮依其身而

實臨照周之子

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

言神一心依馮於人不遠徙遷

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

對曰在虢土

言神在虢虢其受之

王曰然則何為

何為對

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

逢迎也淫而得神

是謂貪禍取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

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

玉帛往獻焉

太宰上卿掌祭祀之式玉幣之事祝太祝掌祈福祥史大史掌女主

位狸姓丹朱之後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也純色曰犧

無有所也

勿有求請禮之而已○今案左氏傳云對曰以其物享之其至之日亦其物也彼注云享祭也若以甲

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

王使太宰忌

父

周公忌父也

帥傅氏及祝史

傅氏狸姓也

奉犧牲

玉鬯往獻焉

玉鬯鬯酒之主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

內史過

從至虢

從從太宰而往也內史不掌祭祀王以其賢使聽之虢公亦使祝

史請事焉

祝史祝之祝史祝應史也

內史過歸告王曰虢

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

潔祀日禋

九年晉取虢

惠王十九年魯僖之五年○國語周語

楚共王無

冢適

冢大也○共音恭適丁歷反下無適同

有寵于五人無適立

焉乃大有事于羣望

羣望星辰山川○疏曰楚語云天子徧祀羣神諸侯

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孔晁云三辰日月星也祀天地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山川而已又元年傳云辰為商星參為晉星是諸

侯得祭分野之星知此羣望是星辰山川也於

十一大次鷄尾為楚當祀翼軫之星及其國內山川哀六年傳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其山蓋荆山衡山之類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

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

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徧音

賢徧反巴必加反埋亡皆反大音泰○巴姬其王妾大室祖廟○疏曰知者襄十一年傳云楚

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彼秦女是夫人明巴姬是妾○昭公十三年春秋左氏傳

○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

褒人褒君共處曰同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二先夏后卜

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也止雷卜請其瘞而藏

之吉瘞龍所吐沫也陳其玉帛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瘞龍亡而瘞在櫝而藏之

也傳郊之傳祭於郊及殷周莫之發國語鄭語

小宗伯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禱祈禮

依其正禮而為之○疏曰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災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為位

祭之又曰凡言類者皆謂依事類而為之但求福曰禱禮輕得求曰祠祠禮重則祠者依正祭之禮禱禮

輕者雖依正禮祭饌略少○春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救日月

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生領反○疏曰謂日月食時鼓人詔告于王擊鼓聲

大異以救之案大僕職云軍旅田役贊王鼓鄭注云佐擊其餘面又云救日月食亦如之大僕亦佐擊其

餘面鄭既云佐擊其餘面則非只兩面之鼓案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同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

八面故大僕與戎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餘面也案莊二十五年左氏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

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若然此救日食用鼓惟據夏

四月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大陽之精於正陽之月被食為災故有救日食之法他月似無救理尚書

胤征季秋九月日食救之者上代之禮不與周同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自攻責若天子法則伐鼓于社昭十七年昭子曰日食天子伐鼓于社是也又曰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言聲大異者但日月食始見其微兆未有災驗故云異也引春秋傳者亦莊二十五年傳云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青不鼓譏其為大水用鼓引之證其日月得有用法春秋不記救月者但日食是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記之月食是陽侵臣之象非逆事故略不記之也○地官○

大僕救日月贊王鼓
日食時春秋傳曰非日月之青不鼓○疏曰云亦如之者大僕亦贊王鼓佐擊其餘面但日食陰侵陽當與鼓神祀同用雷鼓也若然月食當用靈鼓但春秋記日食不記月者以日食陰侵陽象臣侵君非常故記之月食陽侵陰象君侵臣故不記此云救日月食時亦擊鼓救可知云春秋者左氏莊二十五年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彼傳鼓與牲並譏之以彼傳云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若然惟四月正陽之月乃擊鼓彼四月不合擊鼓之月天災有幣無牲故亦譏之也彼傳又云秋大水鼓用牲于門亦非常傳曰非日月之青不鼓若然此言為

秋大水擊鼓而故引之者欲見日月食時皆合擊鼓與此文同也○夏官

右天地大裁○傳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尚書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如此之類言用牲者皆用之以祭可知此用牲以祭社也鼓之所用必是伐之伐理可見故不言伐鼓牲不言用則牲無所施於文不足故言用牲傳稱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正月謂周六月也此經雖書六月杜以長歷校之此是七月七日用鼓非常月也鼓當于朝而此鼓于社非其處也社應用幣而於社用牲非所用也一舉而左氏曰非常也歷推之幸未實有三失故譏之

左氏曰非常也
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幸未實

七月朔置閏失所致致月錯○疏曰此及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有食之昭十七年傳稱祝史請所用幣昭子許之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而史言在此月則知傳言正月之朔慝未

作者謂此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文十五年傳直說天子諸侯鼓幣異禮不言非常知彼言六月直六月也此亦六月而云非常下句始言唯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之禮明此經雖書六月實非六月故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惟此幸未七月之朔由置閏失所致故月錯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為六月也釋例曰莊公二十五年經書六月幸未朔日有食之實是七月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明此食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者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者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劉炫云知非五月朔者昭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傳云日過分而未至此若是五月亦應云過分而未至也今言隱未作則是已作之辭故知非五月案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人從彼推之則六月幸未朔非有差錯杜云置閏失所者以閏非是八月以來始錯也

唯正月之朔隱未
作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

月也隱陰氣○隱他得反夏戶雅反○疏曰昭十七年傳大史論正月之事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知正月是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詩云正月繁霜鄭玄云夏之四月建巳純陽用事是謂正月為正陽之月隱惡也人精愛陽而惡陰故謂陰為惡故云隱陰氣也未作謂陰氣未起也

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日食歷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宐侵陽臣不宐掩君以示大義○疏曰古之歷書亡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日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為歷者皆以為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日一食是日食者歷之常也古之聖王因事設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書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立求神請救之禮責躬罪已之法正陽之月陽氣尤盛於此尤盛之月而為弱陰所侵故尤忌之也社是上公之神尊於諸侯故用幣于社請救於上也伐鼓于朝退而自攻責也日食者月揜之也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積日君之道也臣道也以明陰不宐侵陽臣不宐揜君以示夫大義

三百之三
本疏作二

月也隱陰氣○隱他得反夏戶雅反○疏曰昭十七年傳大史論正月之事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知正月是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詩云正月繁霜鄭玄云夏之四月建巳純陽用事是謂正月為正陽之月隱惡也人精愛陽而惡陰故謂陰為惡故云隱陰氣也未作謂陰氣未起也

也昭公二十九年傳曰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故杜以

社為上公之神 ○公羊子曰日食則曷為鼓

用牲于社 據日食在天 ○疏曰據日食在天者謂日食在天何由于地而鼓用牲

乎 求乎陰之道也 求責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

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 或曰者或人辭其

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

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

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

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不言鼓于社用牲者與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同嫌起用牲為非禮書者

善內感懼天災應變得禮也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也 ○疏曰或曰至說非也解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者陰氣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反營衛失抑陰之義故也

不言至非禮解云公羊之義救日食而有牲者以臣子之道接之故也與左氏天災有幣無牲

異矣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彼注云以致文在廟下不使入廟知非禮也然則此

經若鼓用牲之文在于社之下不使在社上則用牲為非禮若然上二十四年傳云用者不宜

用也而此注復以用牲為得禮者公 ○穀梁子羊之義以用為時事不必著不宜也

曰言曰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

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 麾旌

五兵矛戟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 鐵楯弓矢

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柝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

日案莊三十年注云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今伐鼓於堯已之月

故曰禮也用牲非常故云非禮也五麾者糜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

矛在東戟在南鐵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糜信與范數五兵與之同是相傳說也五鼓者糜

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
 一鼓有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爲
 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又周禮
 云雷鼓鼓神祀則似救日之鼓用雷鼓但此用
 之於社周禮又云靈鼓鼓社稷祭則又似救日
 食之鼓用靈鼓進退有疑不敢是正故直述之
 而已檢糜徐兩家之說則以五鼓者非六鼓之
 類別用方色鼓而已諸侯三者則云降殺以兩
 去黑黃二色是非六鼓之類也下云大夫擊門
 士擊板則此陳五鼓亦擊之也但擊之時陳列
 於社之坐域因五兵五麾是陳故亦以陳言之
 非謂直陳而不擊也○**文公十五年六月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禮也得常鼓之
 用牲爲非禮○疏曰此與莊二十五年經文正
 同彼傳云非常此傳云非禮者彼失常鼓之月
 言鼓之爲非常此得常鼓之月而用牲爲非禮
 被云六月實是七月傳因日月之變以起時歷

之誤故釋例曰文十五年與莊二十五年經文
 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者明前傳欲以審正
 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而用牲爲
 非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是
 解三傳不曰**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饌○去起
 同之意○疏曰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
 后世子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天地有
 災則不舉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今**伐鼓于社**
 云天子不舉是去盛饌也膳食也○**伐鼓于社**
 責羣陰伐猶擊也○疏曰郊特牲云社祭土而
 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論語
 云鳴鼓而攻之伐鼓者是攻責之事故云責羣
 陰也日食者陰侵陽故責陰以救日孔安國尚
 書傳云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然則社
 以上公配食天子伐鼓責羣陰亦以責上公也
 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亦**諸侯用幣于社**社尊
 以請羣陰也互相備也○疏曰昭二十九年傳
 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疏曰昭二十九年傳
 曰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
 社爲上公之神尊於諸侯禮用幣者皆是告請
 神明之事以社尊故用幣請救而不敢攻責也

陰侵陽而請陰者請止而勿侵陽也退自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

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疏曰天子不舉自賤食

耳而以爲事神者畏敬神明乃自賤損微膳示

不舉亦是事神之義故通以不舉爲事神也

有等威古之道也等威威儀之等差○昭公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食之左氏曰祝史請所

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

復始十一月建子爲陽始五月建午爲陰始以

易爻卦言之從建子之後每月一陽息一陰消

至四月建巳六陰消盡六陽並盛是爲純乾之

卦正陽之月也從建午之後每月一陰息一陽

消至十月建亥六陰並盛是爲純坤之卦正陰

之月也此年六月日食是夏之四月正陽之月

也禮正陽之月日食諸侯當用幣於昭子曰日

社故魯之祝史依禮法請所用之幣昭子曰日

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責羣

諸侯用幣於社請上伐鼓於朝退自禮也至子

禦之禦魚呂反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

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

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

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

幣之禮也平子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太史客言

在此月也○正月音政夏戶雅反下文當夏注

當夏並同○疏曰昭子雖不言正月而云日食

之禮明此月即是正法有此禮也殺牲盛饌曰舉

子之言正同是正法有此禮也殺牲盛饌曰舉

故天子不舉謂去盛饌也郊特牲云社所以神

地之道也祭土而主陰氣也則社是羣陰所聚

亥六之間
本疏有六
陽消盡四
字

儀禮通解

卷二十六

七

以天子之尊無所不責故云責羣陰也諸侯南
 面之君於諸侯之內唯請上公故云請上公也
 又曰平子聞有此禮而不知正月是周之六月
 故止其請幣仍說正禮惡也人情愛陽而惡
 陰故謂陰為慝五月陰始生故四月陰未作也
 平子亦不識慝為陰義故語雖得禮而心不肯
 從平子蓋以正月為歲首之月故云其餘則否
 大史以平子不識正月故為辨之所言慝未作
 所以行伐鼓用幣之禮正當在此月日過分而
 也因為說日食之禮引夏書以證之

日過分而
 未至過春分而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
 辰皆為災宿音秀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
 時辟正寢過樂奏鼓伐鼓○疏曰樂奏鼓與下
 人即瞽矇也奏訓進也孔安國尚書傳云瞽樂
 官樂官進鼓則伐之故杜云伐鼓也其日食王
 或有至社親伐鼓之時故周禮大僕云凡軍旅
 田役贊王鼓救日月食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
 佐擊其餘面則日食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

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
 食瞽奏鼓瞽樂嗇夫馳庶人走嗇音色○車馬
 救日食備也○疏曰此尚書胤征文也彼云乃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彼季秋日食亦以此禮
 救之傳言唯正月朔日食乃有伐鼓用幣餘月
 則否引夏書而與夏書違者蓋先代尚質凡有
 日食皆用鼓幣周禮極文周禮法見事有差降
 唯正陽之月特用鼓幣餘月則否又曰杜以鳥
 止謂之集故訓集為安也孔安國云房所舍之
 次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與杜少異又曰杜
 以馳是馬疾行故云車馬曰馳步曰走孔安國
 云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嗇夫於周禮
 無文鄭注觀禮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則官屬
 司空庶人在官若胥徒之屬使之取幣而禮天
 神也眾人走共救日食之百役也嗇夫取幣未
 必馳車蓋馳走相對變其文耳言禮天神者謂
 禮天神之禮傳無天子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
 是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

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疏曰日食陰侵陽臣

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于不肯

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君也劉炫云乃是不復

以君為君矣

春秋左氏傳

○義和酒酒廢時亂日

○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

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酒於酒過差非度

廢天時辭甲乙○差

初賣反又初佳反

亂往征之

亂國之君受命征之

惟

時義和顛覆厥德

顛覆言

沈亂于酒畔官離次

沈謂醉冥失次位也○疏曰沒水謂之沈大

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為沈

擾天紀遐棄厥司

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

主也○疏曰做始遐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

為亂也洪範五紀五曰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

天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是義和所司棄其所主

于房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

於土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

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

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

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

而與日聚會此聚會為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

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

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

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當

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

也日食者月掩日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

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

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星共為大火言辰

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

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于房

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也

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

舉目而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

瞽奏鼓

瞽音色○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

夫馳庶人走

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

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眾人走供救日

食之百役也○供音恭○疏曰文十五年左傳

云曰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為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為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為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馨饗之官掌作樂馨饗為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為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法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由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無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為供救

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義和尸厥官罔聞知無聞知於異於周禮也日食之變異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誅言昏亂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后為甚于犯也周官大司馬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歟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先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疏曰亂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知夏后為政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

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時不得後天時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一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爲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灰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歷乃以癸亥爲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卽是今予以爾有衆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奉將天罰 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酒淫之奉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

乃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爲災異之大羣官促遽若此羲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羲和昏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爲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爲曆之法節氣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合殺況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況彼罪之大言已所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 以征也

及漢 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夏戶雅及下文同見賢遍反○疏曰星孛文在冬下經傳皆無其月但冬以十月爲初故以夏之八月解之也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大辰是房心尾也其星處於東方之時在角星之北故以八月之昏角星與日俱沒大辰見於西方也天漢在箕斗之間於是時天漢西南東北邪列於天大辰之星見在天漢之西也今孛星又出於大辰之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而東及天漢也鄭

禘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

璫學玉璫鄭必不火禘婢支反璫古亂反單古

單玉爵也璫勺也欲以禘火○勺上若反禘本

亦作攘如羊反下同○疏曰璫是玉名此傳所

云皆是成就之器故知璫是珪也單是爵名玉

字在單璫之間知單亦以玉為之故云單玉爵

也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璫鄭司農云於圭頭為

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璫國語謂之鬯璫鄭玄

云漢禮璫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

尺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璫以祀廟

鄭玄云璫如槃有柄用圭有流前注鄭玄詩箋

云圭璫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

中央是璫為勺共祭祀之器子產弗與以為天

也禘竈欲用此三物以禘火子產弗與以為天

非禘所息故也為明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

年宋衛陳鄭災傳

見賢遍反

○火心星

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

疏曰東北曰融風易緯作調風俱是東北風一

風有二名東北木之始故融風為木也木

是火之母火得風而盛故融為火之始

七日

其火作乎

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

戊寅風甚

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

以望之

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

之言大甚本或作火甚○處昌慮反故登以望

氣本或作以望氛氣○疏曰甚者益盛之言也

丙子初風連日不息至戊寅而風益甚至壬午

而風又大盛初言融風是東北風也蓋自丙子

至壬午風不迴而稍益盛傳雖主言魯國之風

彼四國亦當然也又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國名

也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

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

前亦以大庭為炎帝北對文則藏馬曰廐藏車

曰庫曲禮云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玄云府謂

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又大學云

氣梓慎往年言其將火今更望氣參驗近占以
 審已前年之言信也梓慎所望望天氣耳非能
 望見火也而何休難云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
 里為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劉炫云案左傳
 不言望火何以言見其火玄卿以為孔子登泰
 山見吳門外之白馬離婁觀千里之毫末梓慎
 既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煙火孔子在陳
 知桓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則人
 皆知之矣何所貴乎梓慎左氏傳而編記之哉
 且四國去魯纔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雖意
 欲其遠亦虛妄之極梓慎所望自當有以知之
 不知見何氣知其災也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
 也梓慎不言夜望安知望次陳獨無曰宋衛陳
 次何所望哉今以為服解義或然也

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數所主反○**裨竈曰不用**
言經所以書

吾言鄭又將火
前年裨竈欲用瓘罽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謂用之○

復扶又**鄭人請用之**
信竈**子產不可子大叔曰**
反下同**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

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
幾音祈又音機焉於

虔反○多言者或時有中○中丁仲反**遂不與亦不復火**
傳言天

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春秋左氏傳**○哀公六年有雲如眾赤**

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

曰其當王身乎
夾古洽反大音太○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

楚上唯楚見之**若禘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禘音

崇禘祭○禘如羊反下同**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

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

之遂弗禘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六年齊有彗星**

彗似歲反又息遂反○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分扶問反○疏曰言齊有此星而齊侯使

禮之明出齊之分野出於玄枵之次也 于大辰彼皆書此不書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十七年有星孛者時魯不見或陰不見 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 晏

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祇音支○誣欺也 天道不誚誚本

又作慆他刀 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

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

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聿戶橋反○詩大雅翼翼共也

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疏曰詩大雅大明之篇也惟此文

王慎小其心翼翼然共慎也又能明事上天惟行上天之道思使自得多福其德不有回邪以

受四方之國言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夏戶雅反○逸詩也言追 若德回亂民將流亡

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春秋左氏傳 ○梁山

崩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 以傳召伯宗傳中戀反注及下同○傳驛也 立而辟

之曰辟傳辟步亦反曰辟音避○辟使下道避傳車 對曰傳為速也

若俟吾辟之則加遲矣加益 不如捷而行旁出

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國都 伯宗曰何聞曰

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對曰

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朽腐也言政失所為而稱朽壤言遜也

夫國主山川主為山川主也孔子曰夫顯史為東蒙主 故川涸山崩

君為之降服出次涸竭也川竭山崩降服出次於郊也 乘纒

纒素也

而從之而
宋李原
其作君

不舉策於上帝

縵車無文也不舉不舉樂也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於上帝

國三日哭以禮焉

禮於神也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

日哭○今案成公五年左氏傳伯宗云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無策於上帝三日哭之事與此小異未知孰是○為于偽及縵武且反又莫半反

亦其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

弗許以見於君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

○國語

維王后元祀

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為君之年也帝令大禹步

于上帝

帝舜也步推也于於也上帝天也舜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得失反覆也維時洪

祀六沴用咎于下

維用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用極無沴而云沴者其祀之

禮同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而乃也舜任禹禹能治其事無其神舜知不畏

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

可知也若是順也共讀曰恭禦止也差疑也五福乃降用章

于下降下也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

其下章明也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

受命休令辟明也厥其也休美也禹於是恭明

五事建用王極王極或皆為皇極也長事長猶君也一曰貌貌之不

恭是為不肅肅敬也君貌不恭則厥咎狂君臣不敬

狂貌曰木木王春春氣生生厥極惡生氣

矣於人為時則有服妖服貌時則有龜孽龜蟲之生於

惡者也屬木時則有雞禍雞畜之有冠翼時則有下體生於

上之病病病也貌時則有青眚青祥青木色也眚於

曰下朕宋
本高而不
可考

氣失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此祥自外來也

維金診木

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

傷傷則衡勝來乘紛之於是神怒神怒人怒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謹告人也及妖與禍病皆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為時災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者各以物象為之占矣

謂不父

父治也君言不從則厥咎僭則僭差矣厥罰

恒陽

言曰金主秋秋氣殺氣失故恒陽也厥極憂殺氣失者時則有

詩妖

言志時則有介蟲之孽火而藏於秋者屬金

時則有犬禍

大畜之以口吠時則有口舌之病言氣

也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診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

明是謂不慈

慈為瞭也君視不明厥咎荼則茶緩也

厥罰恒燠

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氣失故恒燠也厥極疾於人為疾時

則有草妖

草視之物也物可時則有保蟲之孽蠶螟

類蟲之生於秋時則有羊禍

羊畜之遠視火而藏於秋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診火次四事曰聽聽

之病也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診火次四事曰聽聽

之不聰是謂不謀

君聽不聰則不能謀其事也厥咎急則急矣易

傳曰誅罰絕理不云

厥罰恒寒聽曰水水主冬冬

也厥極貧

藏氣失故時則有鼓妖鼓聽也時則有豕禍

豕畜之居閑衛

而聽者也屬聽時則有耳病聽氣失也時則有黑眚黑

祥維火診水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

容當為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

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

思心者也思心通以待之君思

心不通則不能心明其事

厥咎喭

霧冒也君臣

蒙冒

殺心曰土土主四時四時主消息生

所以殖萬物之性命

者也殖氣失故恒風

厥極凶短折凶短折未斃曰凶

三脫末本同

後漢書

卷二十六

未冠曰短未昏曰折經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
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湛樂之從自時厥
後亦罔有知壽或十年或七
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東萊夜縣音相近也傳者齊人故多齊語云脂膏也
所煎之物思心實也此謂變易入珍作新味者也
則有華孽華當為夸夸蚘蟲之
也屬思心也時則有心腹之病
失之病時則有牛禍
載物牛
畜之任重者時則有心腹之病
也屬思心也
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疹土
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
來疹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帥為畔逾之象君不通於
事所致也以為不寬容亦皆為陰勝陽臣強之異其
當為睿
王之不極是謂不建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
明也
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不可以一
為陰也為陽也覆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
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
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王君
出政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
為中知之政者也王政不中和則長不能立其事

厥咎 窮與思心之各同于驗傳曰窮
象天天陰養萬物
陰氣失故恒陰也
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
下位而無輔比之謂弱也
矢必先於此儀之發矢則必中於彼矣君將出政
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歷於民心射其象者也
時則有蛇龍之孽 龍蟲生於淵行於無形過於天者也
屬天蛇龍之類或曰龍無肉曰蛇
時則有馬禍 天行健馬畜之疾
屬天蛇龍之類或曰龍無肉曰蛇
時則有下人伐上之
病 夏侯勝說伐宜為伐書亦或為伐陰陽之神曰精
神精性之神曰意魂君行不由常俯張無度則意
增以為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
者是也
病不著於事體
至尊無能診之者
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亂謂薄
是逆謂盈縮反明
離逢非診維鮮之功謂此也
五位復建辟厥診 君失五事則五行相診違其位復
立之者當明其診見變異則知此

為貌邪言朝改過以止禦之至司之月又必齊肅祭

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

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

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司主也此皆據

天之正玄或疑焉此用五事之次則四月五月主視

六月七月主言非也用五行王相之次則八月九月

主聽十月十一月主思心亦非也子駿傳曰二月三

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思心

是司八月九月維言是司十月十一月維聽是司十

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於四時之氣以近其實也

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

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

之夕則庶民受之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

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

月之夕平日且至食時為日之朝禺中至日昃為日之

中下脯至黃昏為日之

其一辰以次相將其次受

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

夕則下公受之日月朝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

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

星辰莫同莫夜也星

見亦與書同初昏為朝夜半為中將

晨為夕或曰將晨為朝初昏為夕也

是離逢非沴維

鮮之功離憂也逢見也是謂夏見之象非沴也言五

殺已成故天垂御貌於喬忿止貌之失者在於去驕

變異以示人也御貌於喬忿忿也驕忿者不恭之刑

也驕忿謂若傲佞明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順

德忿類無期之類也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順不怒也

乃從訖止也言之失者在於去止眾止眾者是不從

類御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止從視

在於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忽似謂御聽於

若亂於是非象龔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

林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

林攸讀曰獸不攸之

漂繩之繩止聽之失者在於去林攸者是不聽之刑也林攸謂若老夫確確小子嬌嬌誨爾純純聽我

也亡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者是不睿之刑也欲有所過欲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脩政而欲誅季

氏之類也御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

從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

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故掌祖

廟之藏者謂六沴之禮散齊七日致齊新器絜祀用

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率於北方

禮志致齊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一日宗伯帥執事

上曰是為齊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齊即祭者欲得容

三祀也蓋八日為致齊明九日朝而初祀者一旬有

一日事乃畢也新器赤黍改過之宜也中庭明堂之

庭也或曰朝庭之庭也此祀五精之神其牲器案盛

有常禮記其異者也不祀天非正月亦以此禮祀此

也其祀禮曰格祀

今亡也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

行祀篇中大祝贊主人辭也某也天子名也方祀祀

率其常事來即其祀也

大祝告神以君悔過之辭也

助行祭之禮也周禮大祝掌六祀之辭以事

鬼神祇祈福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

精靈謂木

火精赤燿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矩水精汁光紀

及木帝大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皞水帝顓

頊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玄

冥皆是也生能其事死在祀典配其神而食合猶為

也六沴是無差無傾無有不正

言神靈正直無偏若

神靈所為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

言民廣及天下有過者

推也言天下有過神靈亦合推六事之機以縣示我

內推六沴天子以天下為任者

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機天文也天子

運轉以縣見六事之變異示我我謂天子我民人

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

我與民人無敢不敬畏六事言皆悔過也上君祀靈威仰下君祀大隍之屬也○尚書大傳

右六診

大司徒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神

鄭司農云救飢之政十有二品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疏曰年穀不熟之時恐民離散故以救荒之政十有二條以聚萬民使不離散十有一曰索鬼神者謂凶年禱祈搜索鬼神而禱祈之云索鬼神求廢祀而脩之者年有凶災鬼神不祐經云索鬼神謂搜索鬼神祭之明是求廢祀而脩之求廢祀而脩之印雲漢之詩靡神不舉是也連引靡愛斯牲者見索鬼神是祈禱之事須牲體以薦之案左氏莊二十五年傳云天災有幣無牲此詩云靡愛斯牲者若天災之時祈禱無牲災滅之後即有牲體故云靡愛斯牲○地官
○司巫若國有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雩早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帝之神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雩以其舞雩不得爾

○疋鳥黃反○疏曰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者謂帥女巫已下是以女巫巫職云早曠則舞雩亦據脩雩而言也又曰言雩早祭也者經云國大旱而舞雩明雩是早祭是以春秋緯考異鄭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云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帝之神者案禮記月令大雩帝習盛樂據天子雩五帝案彼下文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百縣謂畿內鄉遂明畿外諸侯亦雩祀百辟卿士即古上公句龍杜棄之等是天子祀上帝諸侯祀上帝若魯與二王後得祀天者亦得雩祭天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雩以其舞雩不得爾者案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雩不必舞雩故檀弓云魯穆公云吾欲暴巫而奚若又云吾欲暴巫而奚若縣子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鄭注云疋者面鄉天觀天哀而爾之明非舞雩之人司農兼引疋者按句連引之其實非舞者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案論語曾哲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早曠之祀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
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
杜子春云司巫聚常處以待命也玄謂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案視所施為○疏曰子春之意帥巫者巫則

女巫恒訓為常故云會聚常處後鄭不從玄謂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後鄭之意以恒為先世之巫往造所行之事案視舊所施為而法之○春官

女巫早曠則舞雩

使女巫舞早祭崇陰也鄭司農云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繆公

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疏曰此謂五月已後脩雩故有早曠之事早而言曠者曠謂熱氣也又曰司農引繆公者魯繆公春秋後事縣子者魯大夫欲暴巫者以其舞雩不得雨引

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者有哭者莫以悲哀感神靈也○疏曰大裁言歌哭而請則大裁謂早曠者又曰案林碩難曰凡國有大裁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裁裁而樂之將何

以請哀未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為玄謂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為非其所裁害不害穀物故歌必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考異郵曰集二十四旱志立服而緩考刑理察疑罪赦過呼嗟哭

泄以成發氣此數者非大裁歌哭之證也多裁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非孔子哭則不歌是

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為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

譏此禮若然此歌者憂愁之○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歌若雲漢之詩是也○同上

早曠之事

舞蒙羽舞書或為聖或為義玄謂皇折五

采羽為之亦如帟○聖音皇○疏曰但羽舞用白羽帟舞用五色繪用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帟也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四方連百物則四方不止四方今單云四方四望五嶽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四望也云早曠之事謂雩也者春秋所云雩者皆釋早又祭法云雩祭水旱故知早曠謂雩祭也云曠熱氣也者以其早時多熱氣又此曠字以日為形以漢為聲者故知曠熱氣也

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者先鄭之意蓋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為首服故以此皇為鳳凰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之矣云書或為聖或為義者禮本不同故或為聖或為義皆不從之矣玄謂皇折五采羽為之亦如帟者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凰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

儀禮卷之五

執亦以威儀為飾言皇是鳳凰之字明其羽亦五采其制亦如帔舞若然帔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也

地○稻人旱暵共其雩斂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

疏曰此旱雩據夏五月已後脩雩云暵者旱之熱氣若四月龍見而雩未見暵也然二種雩皆供雩斂也

又曰鄭意餘官不言共雩斂於此官特言共者以稻是水穀急須水故旱時特使共雩之發斂也○同上

右雩○傳公子偃擊宋自雩門竊出雩門魯南城門臯比

虎皮○疏曰雩門為魯南城門蓋時人猶以名之故知也○莊公十年春秋左氏傳○湯

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

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

耶菴首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

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

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言疾旱也東漢鍾離意傳注云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齊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犧牲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說苑

○齊大旱之時景公

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

上之崇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

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

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

焦身將熟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

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

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水泉

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

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

儀禮卷之五

卷之五

九

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

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

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說

○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

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

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

言未卒而天大雨說苑雜事○衛大旱卜有事於山

川不吉有事祭也賓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

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

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僖公十九年春秋左氏傳○歲旱

穆公召縣子而問然縣音懸然之言曰天久

不雨吾欲暴庭而奚若雨于付反注及下同暴

若何如也庭者面鄉天觀曰天則不雨而暴人

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與音餘○錮疾人然則

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

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

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

舞雩○覡胡狄反○疏曰縣子云天道遠人道

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以暴之以

求其雨已甚也無乃甚疏遠於求雨道理乎言

甚疏遠於道理矣又曰所引春秋傳者外傳楚

語昭王問觀射父絕地通天之事觀射父對云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

曰巫然案楚語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為巫此經

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徙市則奚若曰天

非復是精爽不攜貳之巫也徙市則奚若曰天

義豐經專通詳讀

卷之六

九

子崩巷市七日諸侯夢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

亦可乎

為于僞反○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早若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

柎有事於桑山

柎音附○三子鄭斬其木不雨

子產曰有事於山毓山林也

毓養護命繁殖而

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昭公十六年春秋左氏傳○莊

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氏曰

非常也

失常禮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

不用牲也○疏曰傳言亦非常亦上日食也但亦非常禮俱是非常故亦前也傳既亦前即發凡例知天災之言兼日食大水也天之見異所以謹告人君欲令改過脩善非為求人飲食既遇天災隨時即告唯當請告而已是故有幣無

牲若乃亢旱歷時霖雨不止然後禱祀羣神求再災疹者設禮以祭祭必有牲詩雲漢之篇美宣王為早禮請自郊徂宮無所不祭云糜神不舉靡愛斯牲是其為早禱祭皆用牲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鄭玄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皆用牲

非日月之眚不鼓

眚所景反○眚猶災也月侵所重故特鼓之○疏曰易稱是謂災眚書稱眚災肆赦是眚災相類故云眚猶災也月侵日為眚陰犯陽為逆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見其逆

事而特鼓之此據日食為說耳傳稱日月之眚日月並言則月食亦有鼓周禮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食月食皆有鼓也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左氏雖無傳

○穀梁子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義或然也

既戒鼓而駭眾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

水以鼓衆

重發之者此有用牲之失嫌異常水擊鼓而駭動衆人則用牲可以已矣知不合用牲者用者不宜用故知不合也又云救日以鼓衆者謂擊鼓聚衆也皆所以發陽也

羊子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于門非禮故略不舉非禮為重者如去于社嫌于門禮也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為雲實出于地而施于上乃雨歸功于天猶臣歸美于君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

洧于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熒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國人請為滎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

覲見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傳言子產之知昭公十九年春秋左氏

傳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內祭祀六宮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也疏曰依祭法王立七祀有戶竈中霤門行黍厲司命后亦與王同今鄭直云內祭祀竈門戶者以其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霤之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祀之故言

竈與門戶也案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也云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者以其后無外事禱祠又是非常之祭

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

故知唯有求瘳報福之事也

以除疾殃

梗古猛反鄭音亢禴古外反戶外反鄭曰禴禴猶刮去也禴變異曰禴禴禴也四禮唯禴其遺象今存○去起呂反○疏曰云掌以時招梗禴禳者此四事並非常求福去殃之事云以時者謂隨其事時不必要在四時也云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禴者除去見在之災禴者惟祭見在之變異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又曰鄭大夫以梗為亢惡去之玄不從以為禦未至者以禴禳二者已去惡復以梗為亢惡去之文煩而無禦

未至之事故不從鄭大夫為亢惡也鄭大夫云招善者玄從之也杜子春云讀梗為更義無所取玄亦不從之也云四禮唯禴其遺象今存者此四禮至漢時招梗及禴不行唯禴一禮漢猶存其遺象故云遺象今存也

○天官 ○男巫春招毋以除疾病 招招福也杜子春

玄謂毋讀為救字之誤也救安也安凶禍也招救皆有祀行之禮 ○疏曰子春讀毋如彌兵之彌讀從小

祝彌災兵之彌玄謂毋讀為救字之誤也案小祝後鄭注彌讀曰救於此云為救從子春之說云救安也

安凶禍也者以經云除疾病故知所安者凶禍知招救皆有祀行之禮者此招救為招福安禍與侯禴意

同侯禴在六祝有祭之法故知此二 ○疾病乃行禱者亦有望祀望行之禮可知 ○春官 ○疾病乃行禱

五祀 疏曰云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土二祀曰門曰行

但盡孝子之情故乃行禱五祀望祐助病者使之不

疾也云五祀博言之土二祀曰門曰行者祭法文今

禱五祀是廣博言之望助之者眾其言五祀則與諸侯五祀同則祭法云諸侯五祀是也 ○既夕記

右疾病 ○傳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為請命之書藏之於

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

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為流言所謗

成王席而開之史叙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又曰經云金縢之匱則

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韋弓之事云竹閉緝縢毛傳云緝繩縢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縢

為緘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為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參緘其

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鏃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祕書藏之於匱

必以金緘其表是祕密之書皆藏於金縢遂以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為篇名 ○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神之

事也史乃策祝至屏壁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

喪已下叙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叙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

之事遂無人知為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笑大其事故叙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伐紂明之以為此篇

有疾不悅豫○疏曰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也王有疾病不悅豫召公與大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為王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當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成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為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為已事除地為壇壇內築壇為三壇同壇又為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焉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又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釋釋悅也故不豫為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為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

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喪當故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成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成近我先王若生則人神

道隔是為遠也二公恐王成欲為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成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公乃自以為功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為已之事獨請代武王成也所以周公自請為已事者周公位居家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為三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為功也

為三壇同壇
因太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壇築土壇除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疏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太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為三壇壇是築土壇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為三壇周公為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壇內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為上耳鄭玄云時為壇壇於豐壇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立壇上對三王○疏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

坐尚公秉相珪以為誓告謂祝辭○疏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至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為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相圭又置以為誓也史乃冊祝曰惟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爾元孫某邁厲虐疾

史為冊書祝辭也元孫武

危虐暴也○疏曰史乃為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必須一子成者請以且代發之身命且成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伎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且多材力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且也然人各有能廢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

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成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為天子若武王成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為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不許我爾之許我使卜得吉兆且成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成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發成而旦生我乃屏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又曰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為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會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為危也虐訓為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收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為某史官錄為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泰誓收誓王自稱者令若爾三王是有入史制為此典故不須諱之

不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

當以且代之或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疏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

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太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太子謂必須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或則

當以且代之或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

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為玄答曰

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嘿爾視其獻歎歸其命於天中心側然欲為之請命周公達於

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或周公為此者

自由臣子之心非謂或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為之鄭玄云不讀

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與

孔讀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我周公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

○疏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

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考稱此言順父從親為始祖為王考曾祖為皇考考父可以通之

傳舉親而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否子之責於

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

祖同處言已足矣祖所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欲欲令請之於天也

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汝元孫受命於

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天○疏曰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

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天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以為天子布

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用能定爾子孫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或也

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言武王用受命帝

子孫於天下四方 庭之故能定先人之民無不敬畏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

王亦永有依歸 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

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

長曲經注專解讀

卷二十一

我即命于元龜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爾之許我我

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爾不許我

我乃屏璧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乃卜三龜一

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疏

王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凶用三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啓藏以籥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縢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又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為因也雖三龜並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

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總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已知

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麤觀可識故知吉也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疏

曰鄭玄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

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

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亦

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為大吉也公曰體王其

罔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

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

圻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

壘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

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

即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

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

君占體與此文同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

長沙通志

是圖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攸俟能念

予一人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

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成則不復

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天子公歸乃

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從壇歸翼明

曰壇所即卜故從壇歸也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為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者此既告神即是

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耳○尚書金縢○子疾

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

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謂禱於鬼

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成而述其行之祠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

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禮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論語述而○鄭

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之諡鄭穆公之

孫子國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客問

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

也論謂祭祀而無除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夢公

熊似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厲鬼惡鬼也子產

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大政美僑

聞之僑子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帝堯也殛放而

殺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羽山之淵鯀既實為

夏郊禹有天下三代舉之廢其祀夫鬼神之所

及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殷周是

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以成勤事功

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親也今周室少卑卑微也晉

實繼之謂為盟主統諸侯也其或者未舉夏郊耶宣子以

告祀夏郊祀也董伯為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歆

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崇

遂反諸侯望祀竟內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七

山川星辰竟音境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七

餘反四水在楚界○疏曰土地名江經南郡

江夏戈陽安豐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

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漳經襄陽禍福

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

弗祭哀公六年春○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

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

曰實沈臺駘為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

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他

才反閼於葛反○高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

○能如字曰尋于戈以相征討尋用后帝不臧

后帝堯也臧善也○疏曰襄九年傳稱遷閼伯

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也商人是因故辰為

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

星○相息亮反○疏曰殷本紀稱相土契

孫是湯之先也襄九年傳云閼伯居商丘祀大

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辰即大火星也故商

人祀辰星商謂宋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夏戶

宋商後故稱商人

注及下同參所林及注及唐人是因以服事夏

商唐曰謂之唐人當是陶唐之後三十九年傳云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知此唐人是彼劉累

之等類也言等類者謂劉累後世子孫累雖遷

魯縣子孫仍在大夏故歷夏及商也劉炫云彼

稱累事孔申下云遷于魯縣此云唐人是因以

服事夏商則此居於大夏子孫終商不滅非累

子孫是其同族等類耳服虔以唐人即是劉累

故杜顯而累之云累其李世曰唐叔虞唐人之

君曰叔虞○疏曰服虔以為唐叔虞即下句邑

姜所生者也杜以傳說唐人即云季世明季世

是唐人之末世叔虞即唐人之末君矣邑姜之

子叔虞乃是晉之始祖豈得以後世始封之君

謂之前代之末世也故云唐人之季世其君曰

叔虞帝命邑姜之子曰虞者將以唐國與之取

以為名耳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大音太注及下同○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

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胎他來反○

疏曰言武王邑姜繫之武王知是武王后也十

二年傳稱呂級王舅級是齊大公之子丁公也

級為王舅知邑姜是大公之女也說文云姬女

妊身動也從女辰聲是懷胎為震震取動義字

書以是女事故今字從女耳夢帝謂已余命而

叔虞成王母弟晉世家文也○疏曰晉世家云初

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疏曰晉世家云初

余命女生子名虞謂此夢為武王之夢也若是

武王之夢此傳直云武王方生大叔其文足矣

何以須言邑姜方震也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

改為晉侯則叔虞之身不稱晉也
叔虞為晉之祖故言為晉侯也
由是觀之則

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

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

老反長丁丈反○疏曰金天氏帝少皞帝系世

本文也金天代號少皞身號月令於冬云其神

故云昧為水官之長二十九九年傳云少皞氏有

四叔脩及熙為玄冥昧為金天裔子當是脩熙

之後釋例曰脩及熙皆為玄冥未知昧為誰之

子或是其子孫也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洮

汾扶云反洮他刀反○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

○疏曰釋例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至河東

汾陰縣入河其洮水闕不知所在當障大澤障

亦是晉地之水後世竭涸無其處耳

尚反又音章○障澤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

障之○障彼皮反帝臺駘之所居

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顓音專頊許玉反

○疏曰顓頊為帝承金天之

後臺駘是金天裔孫為臣宜當顓頊故以帝用

嘉之為顓頊嘉耳昧於金天已云裔子臺駘又

是昧之所生則去少皞遠矣而帝系世本皆云

少皞是黃帝之子顓頊是黃帝之孫臣世多而

帝世少史籍散亡無可檢勘此事未必然也釋

例云案蘇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為

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為

記之可疑者也是皆疑不能決因舊說耳沈姒

葦黃實守其祀沈音審姒音似○今晉主汾而

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

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

乎祭之有水旱之災則祭山川之神若臺駘

者周禮四曰祭祭為營壢用幣以祈福

祥○壢子官反○疏曰水旱癘疫在地之災山

川帶地故祭山川之神也雪霜風雨天氣所降

日月麗天故祭日月星辰之神也此因其所在

分繫之耳其實水旱癘疫亦是天氣所致雪霜

風雨亦是在地之災且雨之不時而致水旱水

旱與雨不甚為異而分言之者據其雨不下而

霖不止是雨不時也據其苗稼生成則為水與旱也祭是祈禱之小祭耳若大旱而雩則徧祭天地百神不復別其日月與山川也又曰水旱薦疫俱祭山川杜路癘疾而不言之耳杜言山川之神若臺駘者下云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言此祭祭祭其先世主山川主星辰者之神矣非獨祭此山川星辰之神也計日月無其主之者以與星辰俱是天神連言之耳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說鄭眾云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鄭玄云祭告之時有災變也祭如日食以朱絲紫社也玄之此言取公羊為說莊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絲紫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祭之然社有形質故可朱絲紫繞日月山川非可紫之物不得以此解祭也賈逵以為營攢用幣杜依用之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攢聚也聚草木為祭處耳癘疫謂害氣流行歲多疾病然則君身有病亦是癘氣而云不及君身者陳思王以為癘疫之氣止害貧賤其富貴之人攝生厚者疫氣所不及其事或當然也且子產知晉君之病不在於此故言

二者不及君身以病非癘疫故不須祭臺駘等也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

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若君身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 山川星辰之神又

何為焉 樂音洛○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疏

病共殺之此云出入即逸勞也據國君之身則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是出也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是入也○昭公

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於

楚丘請以桑林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疏曰若

營不須辭以宋人請而荀營辭明其非常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樂名也經典言樂殷為大護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名為大護則傳記有說湯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言能覆護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為大護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十

曰當以人為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

於桑林之社而兩大至方數千里或曰禱桑林
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
名桑林以桑林為大護別荀營辭之辭讓荀偃士
名無文可馮未能察也

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
故皆用天子禮樂故

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
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

侯樂○疏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
公於大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揚

而舞大夏彼禘祭唯用大武大夏而不言詔獲
以二十九魯為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代之

樂魯皆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
之禘是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大廟則

作四代之樂也禮唯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
知其別祭羣公則用諸侯之樂諸侯之樂謂時

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然則禘是禮之大者羣
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禘者敬鄰國之

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享諸侯亦同祭
樂故大司樂云大祭祀王出入奏大夏尸出入

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
祀鄭注云不入牲不奏昭夏王出入賓出入亦

奏大夏奏肆夏又禮記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
廟下而管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

廟下而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也而荀營云
我辭禮矣沈氏云嘉樂不野合故也魯之禘祭

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義以
為禘禘各異禘大禘小天子禘用六代之樂禘

用四代之樂魯則有禘樂謂有周之禘祭之樂
非左氏義也劉炫云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

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
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士句

引過謬之事以詔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
賓猶以十一牢為士鞅吳以引徵百牢亦非正

也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具天舞師題以

旌夏夏戶雅反○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
字行戶即反○疏曰舞師樂人之師主陳設樂

事者謂舞初入之時舞師建旌夏以引舞人而
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率見懼而退入

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率見之人心去

偶有所畏○率寸忽反去

旌率享而還及著雍疾去起呂反著都慮反又除慮反雍於用反○晉侯疾也著

上桑林見見賢遍反注同○崇見荀雍晉地於十兆○崇息遂反

偃士句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營不可曰我辭

禮矣彼則以之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

罪於晉侯有閒閒疾差也○差初賣齊侯疥

遂疝疥音戒音該又作疥音皆疝失廉反○疝疥疾○疏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

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為疥疥

是小瘡疥是大瘡疹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

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瘡熱寒

並作疝有熱瘡疥二日一發瘡今人瘡有二日

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

差者為疥瘡則梁主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

之瘡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疝

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若

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瘡不類何云疥遂疝乎徐

仙氏音作疥是先儒舊說皆為疥遂疝初疥後

瘡耳今定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期

本亦作疥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音

基瘳勅留反○多在齊○疏曰期者期三百有

六旬又六日法天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帝言閏從全數故言三百六十六日又六日合三

百六十五日又四分度之一分欠三分不成六

日大月却還天者十日梁丘據與裔欵裔以制反

度小月不盡置閏梁丘據與裔欵裔以制反

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

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

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盍

臚反嚚魚巾反○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

賓○疏曰服虔云祝固齊大祝史嚚大史也謂

祝史之固陋嚚固不能盡禮薦美至於鬼神怒

也其意以為請誅祝史之嚚固固陋者嚚固非

人名也案莊三十二年神降于華號公使祝應

宗區史嚚享焉彼是人名則此亦名也世族譜

齊雜人內有祝固史嚚此云欲公說告晏子晏

殺嚚固是杜必以為人名也

子曰日宋之盟

說音悅○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屈建問范

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

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

猜其祝史不祈

屈居勿反○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猜七才反

○疏曰彼傳趙武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此晏子言之其辭微多於

彼其意亦不異也建以語康王

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

也

五君文襄靈成景○疏曰文公為戎右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大傅公曰

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

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

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

君有功德

祝史陳說之無所愧○疏曰此猶如孝經上下無怨也言人臣及民上下無相怨耳服虔云上下謂人神無怨即如服言下云上

下怨疾復是人與神相怨疾也是以鬼神用

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

與音預注同下祝史與焉同○與受國福同

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

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

違從欲厭私

為于偽反又如字頗音何反辟匹亦反從才用反或如字○使私情

足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

江反刈本又作艾魚廢反掠音亮聚才往反又如字○掠奪取也○疏曰輸墮也故為墮毀奪其所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累虐淫從肆行非

度無所還忌

還猶顧也○疏曰肆縱恣也不思謗

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

長樂通經通解

卷二十六 百九

是言罪也

謂徒木反陵七全反○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疏曰俗本作畏定本

思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數所主反矯居表反○蓋掩也○疏曰掩

蓋愆失妄數美善是矯詐誣罔也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曩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

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

非誅祝史所能治

為于偽反嫚武諫反○言

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崔音丸薪蒸之承反虞曰薪細曰蒸蜃市軫反○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

澤之利不與民共○疏曰周禮司徒之屬有林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鄭玄云衡平也平林麓

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此置衡鹿之官守山林之木是其友也舟是行

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為虞每大澤

大藪中士四人鄭玄云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則藪是少水

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為名也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為主海之官

也此皆齊自立名故與周禮不同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

不與民共故鬼神怒而加病焉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

其政如字一音征偏彼力反○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

累征其私

役又為近關所征稅在累奪其私物○疏曰聘禮及竟謁關人鄭玄云古者竟上為關又周禮

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關然則禮之正法國之竟界之上乃有關耳自竟至國更無關也齊於竟

內更復置關不與常禮同以隔外內故注介為隔也迫近國都為關以隔邊鄙之人縣鄙之人

入從國之政役近關又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稅奪其私物而使民困也

承嗣大夫強易其賄

強其大夫賄呼罪反布常無藝

藝無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疏

日布其尋常之政無準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去

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外寵之臣僭令於

鄙詐為教令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

以罪長丁丈反○疏曰言此養寵之臣私有所欲長養其情求物共之民不共給則應之以

罪民人若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

攝以東詛莊慮反祝之又反下善祝同○聊攝

疏曰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尊故麾旃以招之也

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故弓

以招士也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也姑尤以西姑尤

人掌田獵故皮冠以招虞人也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君若欲誅於祝

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

斂已責說音悅去起呂反斂力斂反責或十二

月齊侯田于沛沛音貝○言疾愈行獵沛澤名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難乃多反下同○蒙冒也

鬼如今魃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

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廋也○疏曰云時難四時者案

日歷大梁有大陵積尸之氣與民為厲命有國者難

仲秋云天子乃備時斗建酉亦有天積尸之氣此

月難備陽氣陽氣至此不止害將及人唯天子得難

諸侯亦不得季冬云乃命有司大難言大則及民庶

亦難唯有此三時難鄭云四時者雖三時亦得云四

時總言之也若然此經所難據十二月大難而言是

以鄭引季冬為證也鄉黨鄉人難郊特牲云鄉人禘

亦皆據十二月庶官○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

得難而言也○夏官○春氣磔行伯反乃此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

春氣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

卷二十六

百七

歷昂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
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歐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
于郊以攘春氣○疏曰以季春恐有難陽氣之嫌故
云難難陰氣也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昂昂
有大陵積尸之氣者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
氣日月右行日月比天為陰故云陰氣右行以此月
之初日在於胃此月之中從胃歷昂昂有大陵積尸
者元命包云大陵主尸熊氏引石氏星經大陵入星
在胃北主死喪云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歐疫以逐之
者案方相氏云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歐疫鄭注云
時難謂四時難引月令季冬命國難故知於時命方
相氏也引王居明堂禮曰以下○仲秋天子乃難以
者證季春國難之事○月令○
達秋氣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
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
亦命方相氏帥百隸百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
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疏曰季冬及季春難
皆難陰氣也恐此亦難陰氣故云難陽氣言陽氣至
此不衰害亦將及人也秋涼之後陽氣應退至此不
退是涼反熱故害及於人云亦將及人者亦謂對季

春言季春之時陰氣右行日在昂畢之間得大陵積
尸之氣故為災今此月陽氣左行至於昂畢亦得大
陵積尸之氣故云亦將及人云陽氣左行此月宿直
昂畢者以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
在酉西是昂畢本位故云宿直昂畢也其八月合昏
之時斗柄建指昂畢本位其昂畢之星於時在寅云
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者大陵既為積尸秋時又得
陽氣增益疾病應氣相感故厲鬼隨而出行云亦命
方相氏者亦季冬以周禮季冬命方相氏故云亦命
引王居明堂禮者證仲秋難義云以發陳氣者謂秋
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防禦禁止疾疫之事也
既引明堂禮仲秋九門磔攘則此亦磔攘也但文不
備耳季冬云大難明九門磔攘季冬稱大則貴賤皆
為也季春云國難熊氏云唯天子諸侯有國為難此
云天子乃難唯天子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
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案陰氣陽氣至大陵俱致
積尸疫氣案十一月陽氣至于危虛而不難十二月
陰氣至于虛危而為難者以十一月陽氣初起未能
與陰相競故無疫疾可難六月宿直柳鬼陰氣至微
陰始動未能與陽相競故無疾害可難也季冬亦陽
初起而為難者以陰氣在虛危又是一歲之終總除
疫氣故為難也其磔攘之牲案小司徒職云小祭祀

儀禮經傳通考卷之六

卷之六

禮記

奉牛牲又牧人云凡毀事用龙可也是則用牛也羊
人云凡沈辜侯禳共其羊牲犬人云凡幾瑪沈辜用
駝可也雞人云面禳共其雞牲是則用羊用犬用雞
也蓋大難用牛其餘雜禳大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雞
此皆熊氏之說也○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
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
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疏
曰此月之時命有司之官大為難祭令難去陰氣言
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
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旁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
牲以禳除陰氣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
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為人
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刻水特水之陰氣故特作土
牛以畢送寒氣也又曰此月之中者中猶內也謂此
月之內也皇氏以為此月中氣未也云日歷虛危危
有墳墓四司之氣者熊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
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
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又云墳墓
四星在危東南是危虛有墳墓四司之氣也皇氏以

為北方蓋藏故為墳墓北方歲終以司主四時故云
四司其義皆非也皇氏又云以季春國難下及於民
以此季冬大難為不及民也然皇氏解禮違鄭解義
也今鄭注論語鄉人難云十二月鄉人難而皇氏解
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云送猶畢者此時寒
實未畢而言畢者但○上夢遂令始難毆疫相令方
意欲全畢耳○月令○上夢遂令始難毆疫相令方
難謂執兵以有難郤也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
衣朱裳執戈揚盾百隸為之毆疫厲鬼也故書難
或為難杜子春難讀為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月令
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
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令有司大難旁磔出土
牛以送寒氣○疏曰因事曰遂上經贈惡夢遂令方
相氏始難毆疫又曰先令方相氏以有難郤也者所
難去故先令方相氏云難謂執兵以有難郤也者所
引方相氏以下是也杜子春云難讀為難問之難者
以其難去疫癘故為此讀又引月令云季春之月命
國難案彼鄭注此月之中日行歷昂昂有大陵積尸
之氣氣佚則瀉鬼隨而出行故難之云命國難者唯
天子諸侯有國者令難去九門磔攘者九門依彼注
路門應雉庫臯國近郊遠郊關張磔牲體攘去惡氣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禮記集說

也云以畢春氣者畢盡也季春行之故以盡春氣云
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者案彼鄭注云陽氣
左行此月宿直昂畢昂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
則癘鬼亦隨而出行故難之以通達秋氣此月難陽
氣故唯天子得難云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雩旁磔出
土牛以送寒氣者案彼鄭注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
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癘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故
難之命有司者謂命方相氏言大難者從天子下至
庶人皆得難言旁磔者謂四方於四方之門皆張磔
牲體云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彼鄭注云出猶作也作
送寒氣此子春所引雖引三時之難唯即季冬大難
知者此經始難文承季冬之下是以
方相氏亦據季冬大難而言○春官

右難○傳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儻所以逐

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儻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鄉黨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禘之祝號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

詛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疏曰此八者之內類造已下是大祝六祈大祝不掌祝號故此詛祝與盟同為祝號秋官自有司盟之官此詛祝兼言之者司盟直掌盟載之法不掌祝號與載辭故使詛祝掌之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者盟者盟將來春秋諸侯會有盟無詛詛者詛往過不因會而為之故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文王脩德而虞芮質厥成鄭司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使祝為載書○疏曰云作盟詛之載辭者為要誓之辭載之於策人多無信故為辭對神要之使用信故云以叙國之信用云以質邦國之劑信者質正也成也亦為此盟詛之載辭以成諸侯邦國之劑謂要券故對神成之使不犯又曰言為辭而載之于策者若然則策載此辭謂之載云坎用牲加書于其上者案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宋寺人伊戾坎用牲加書為世子座偽與楚客盟司盟注具引此文於此注略也引春秋者據載書而言知者案司盟掌盟載之法彼注云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即此載辭也又注云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

謂之載書即引春秋襄二十六年宋寺人之事明此
 於策謂之載辭加書於其上據載書而言以此言之則書辭
 詛祝掌載辭此注兼言坎用牲加書之事者事相因
 故兼解之云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者周禮體
 例單言國者皆據王國邦國連言者皆據諸侯故為
 此解云文王脩德而虞芮質厥成者大雅文王詩也
 彼訓質為成或為平謂成其平和之事引之者證質
 為成義先鄭引春秋傳曰者案哀二十六年左氏傳
 云宋大尹使祝為載書司農之意以載辭與載書為
 一得通一義故引 ○司盟掌盟載之法者載辭也盟
 之在下 ○春官 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
 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為世子痤與
 楚客盟 ○痤才支反 ○疏曰盟時坎用牲加書於牲
 上以牲載書於上謂之盟載也又曰云載者正謂以
 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也云盟者書其辭於策
 者辭即盟辭若云爾無我詐我無爾虞有違此盟無
 克祚國盟辭多矣以此為本云宋寺人之事案襄二
 十六年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座內師無寵
 注云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
 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

之而聘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 凡邦國有
 矣鄭引此者證坎用牲加書載之事也

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

盟則貳之 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

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
 ○疏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若有疑則盟之又曰云
 有疑不協也者不協之文出於春秋云明神之明
 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觀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
 也者案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又云設
 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注云
 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蒼璧下宜黃琮而不
 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上宜蒼璧下宜黃琮而不
 木而著之又云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
 引司盟職曰北面詔明神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
 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又曰禮曰於南門外禮月與四
 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又云祭天燔柴
 祭山川丘陵於東門外祭山川丘陵於西門外又云
 也就祭則是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引郊特牲曰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
 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

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大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以此約之故知明神是日月山川也如是王會同四時各祀其神及祀方明則諸神皆及故有六色六者謂盟時以其載辭告焉云貳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者大司寇職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之于天皆受其貳而藏之者是也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季孫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惡烏路反紇恨發反胡沒反胡謁反季子忽反瑕音加行戶剛反射食亦反○疏曰凡言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云亦如之者亦如是上文又曰云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者對神為驗是共惡之也云犯命犯君教令也春秋傳曰者案襄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

臧紇紇為立悼子紇廢公鉏後孟莊子疾豐黜謂公鉏荷立羯請讎臧氏及孟孫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氏之戒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季孫盟是其事也又曰鄭伯使季孫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此隱公十一年將伐許子都與穎考叔爭車及許穎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師還乃詛射穎考叔者引之者證詛是往過之事若然臧紇既出乃盟臧氏者以臧氏出後盟後人以臧氏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為盟首亦是盟將來也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 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疏曰此謂司約有獄訟副寫一通來入司盟檢後相違約勘之

者則使之盟詛 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訟者先使之盟詛盟詛不信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

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 為于注同○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疏曰盟處無常但盟

則遺其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封人大盟則飾其牛

出酒脯以祈明神也○秋官○大盟謂天子親往臨盟此

牲一經皆用牛牲故總云飾其牛牲也又曰案觀禮

及司儀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王皆為壇○戎右

于國外行盟誓之法故鄭依而言焉○地官○戎右

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敦音對又都愛反都迴反

法也玄謂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為眾陳其載辭使心

皆開辟也役之者傳敦血投當歃者○疏曰先鄭以

辟為法此無取於法義故後鄭為開辟盟者之心云

將歃血者先執其器者凡盟先割牛耳盛於珠盤以

玉敦盛血戎右執此敦血為陳○贊牛耳桃茹○鄭司農

其盟約之辭使心開辟乃歃之○贊牛耳桃茹○鄭司農

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故書茹為滅杜子春云滅

當為厲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及血在敦

中以桃茹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

之桃鬼所畏也茹音條帚所以掃不祥○茹音烈音例

盛音成茗音條帚之受反○疏曰引春秋者案哀十

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

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行之役吳公子姑曹注云在七

年發揚之役衛石鮪注云發揚郎也在十二年武伯

曰然則斃也以其魯於齊為小國故也云玄謂尸盟

者割牛耳者尸盟即是小國也云桃鬼所畏也茹音

帚所以掃不祥者殺牲取血旁有不

祥故執此二者於血側也○夏官

右盟詛○傳泣牲曰盟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

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疏曰泣牲

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泣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

盟禮故云泣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

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會

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

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

見曰同並用此禮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

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

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坎血加

書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坎血加書又襄二

十六年左傳云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戎

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以歃者用左耳故也

知珠盤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玉府

云則共珠盤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云

後禮經傳通解

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亡又襄九年云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異義云禮約盟不令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且盟非禮故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盟詛不及三王非鄭所用然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率出殲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豕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王敦辟盟遂役之鄭注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荀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豕下人君也皇氏以為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鑪金云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又曰鄭注司盟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云聘禮今存遇會誓

盟令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者一曰甘誓夏啓伐有扈氏誓羣衆二曰湯誓謂湯伐桀誓羣衆也三曰秦誓武王伐紂度孟津誓勅士衆之辭也四曰牧誓武王伐紂於牧野時所作五曰費誓徐戎作難魯侯伯禽誓羣臣與兵伐之也六曰秦誓秦穆公襲鄭不從蹇叔之謀果敗諸嶠後穆公悔過與羣臣自誓也○曲禮下○隱公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宋序齊上王爵瓦屋周地穀梁子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十九年夏六月宋公諸侯盟於曹南不日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詰誓不及五帝五帝謂黃五帝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詰誓而信自著○疏曰五帝雖有軍旅會同不須詰誓而信自著也六誓者即尚書甘誓湯誓牧誓秦誓費誓秦誓也七詰者即湯詰大詰康詰酒詰召詰洛詰康王之詰是也

盟詛不及三王

三王謂夏殷周也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會衆所歸信不盟詛也
 ○疏曰經史通以三王為夏殷周也鈞臺之享止盟津之會昭四年左傳文三王衆所歸信故不設盟詛也尚書舜命禹征有苗而戒於衆則亦誓之類周禮秋官司盟之官掌盟載之約則是盟事而云詁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舜是五帝之末命禹征是禹之事故云不及五帝周公制盟載之法者謂方岳及有疑會同始為之耳不如春秋之法者謂齊桓晉文齊桓有也
交質子不及二伯
 二伯謂齊桓晉文齊桓有盟諸侯率服不質任也○疏曰經典言五伯者皆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周伯齊桓晉文今此傳以周末言之故知謂齊桓晉文也其召陵之師踐土之盟亦昭四年左傳文也○

成王盟諸侯于岐陽
 岐山陽也楚為荆蠻
 荆蠻荆州之蠻也
茅絕設望表與鮮牟守燎
 置立也絕謂束茅而立之所以宿酒望表謂望山川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鮮牟東夷國燎庭燎也○國語楚語○**定公與**

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
 會遇之禮禮之簡略者也
 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諺劫定公
 諺于紺反○萊人齊人東夷雷鼓曰諺
 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
 裔邊裔夷夷狄俘軍所獲虜也言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華夏中
 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而避之將盟齊

也遂問
本注有殊
特二字下
魯泉作所
要

魯不系作通魯

卷二十一

五十九

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
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魯大而不可
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歸責
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
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
汶陽之田四邑鄆護龜陰也汶陽之田本魯界○家語相魯○哀
公會齊侯盟于蒙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
執牛耳尸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
衍以善反○季羔高柴也鄆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魋徒回
陽鄭地在十二年石魋武伯曰然則疑也疑直
石曼姑之子○鄭音云武伯曰然則疑也疑直
○疑武伯名也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
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為可執○疏曰依

禮小國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鄆衍則大
國執發陽則小國執之既合古典武伯自以魯
是小國故云然則疑也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
執故云據時執者無常劉炫以為小國恒執牛
耳何得云執者無常若如劉意季羔直舉發陽
何須云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橫規杜過非也
○哀公十七年○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鄆音
春秋左氏傳○市專反本亦作剽同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
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
他徒何反○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泄牛耳
二子晉大夫○晉大夫盟自以當泄牛耳故請○疏曰盟用牛
耳卑者執之尊者泄之請執牛耳請使晉大夫
執牛耳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鄭云謂尸盟
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尸盟者執之襄二十七
年傳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主
備辨盟具宜執牛耳哀十七年傳曰公會齊侯
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
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

長傳經一傳

卷二十一

五十九

鮌武伯曰然則最也鄙行吳為盟主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發陽宋魯衛三國衛為小蒙則齊魯二國魯為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尊者泄之以主次同盟者今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為盟主
成何曰衛君温
友泄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
原也焉得視諸侯
焉於虔反○言衛小可將敵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
涉佗拔衛侯之手及挽
軟所治反又所甲反按排也○疏曰說文云推排也排擠也按是推排之意故為濟也昭十三年傳言齊于溝壑謂被推入坑也
衛侯怒王孫賈趨進
賈衛大夫
曰盟以信禮也
信猶明也
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定公八年春秋左氏傳
晉文公伐衛楚師救衛戰于莘北楚師敗績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

王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雍於用反○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別於京師○別
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明
彼列反
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
獎將文反渝羊朱反殛紀力反本又作極下是殛同俾本亦作卑必爾反隊直類反祚才故反○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隕于敏反
○僖公二十八年春秋左氏傳
崔杼弑齊君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亮反下同大音泰注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
同○大宮大公廟
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
上帝乃歎
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歎曰所不與崔慶者本或此下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襄公二十五年春秋左氏傳
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

宣子曰小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

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

曰凡我同盟毋縕牟縕積年穀毋壅利專山川

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慝他得反救災患

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好惡如字或讀上呼報

助也或或聞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

之問茲命本或作茲盟誤疏曰盟告諸神而

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觀禮諸侯觀于天子

為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濶四尺加方明于

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

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

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彼

方雖不言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鄭玄云方明

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

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天

子巡守之盟其神主曰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

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

告告天神也鄭云神監之謂之司盟司盟非一

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斥何神但在山川之上

知其是天神耳名山山之有名者謂五嶽四鎮

也名川謂羣臣羣祀羣祀在先王先公先王諸

四瀆也祖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

公始封君大音泰比必利反七姓十二國

之祖七姓齊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

三國言十二誤也已音紀或音祀任音壬

疏曰十二國為七姓世本世家文也姬即次曹

意及則言不以大小為次也實十三國而言十

二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知不然者案定四年

祝佗稱踐土之盟云晉重魯申於是晉為盟主

自在盟內何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誤

也劉炫難服虔云案宣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

告神要人身不自數已不在盟彼叛必速豈有

如此明神殛之殛紀力反俾失其民隊命亡民

理哉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民

踣其國家俾本又作畢必爾反隊直類反踣蒲

北反徐又敷豆反

○踣燹也

世反○襄公十一年○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

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

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

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

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

盟之後言歸于好告子○諸侯伐鄭鄭人恐乃

行成與晉成也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

駹子駹公子發子發公子嘉子嘉公孫輒子輒公孫蠆子蠆

公孫舍子舍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從才用反○門子卿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之適子○適丁歷反

盟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

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駹趨進

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猶間音間廁

之閒又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要一遙反○謂以兵

亂之力強要鄭○強其丈反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民

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許歆

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

有異志者亦如之庇必利反○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

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

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

告神

子駹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

要誓以告神

大國亦可叛也

知武子謂獻

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楚子伐鄭與晉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明神不蠲要盟也蠲潔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罷音皮徐音彼中分如字徐

音丁仲反○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襄公九年春秋左氏傳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於宋難乃且反○孔子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樹焉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鬪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家語魯哀公會吳于橐臯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制其玉帛以奉之奉贊明神○贊

音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一遙反○寡

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

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重

也寒歇也○重直龍反歇許謂反○疏曰少牢

有司徹云乃尋尸俎鄭玄云尋溫也引此若可

尋也亦可寒也則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

更溫之使熱溫舊即是重義故以尋為重傳意

言若可重溫使熱亦可歇之使乃不尋盟哀八

寒故言寒歇不訓寒為歇也

左氏傳○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大音太○

廟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閱於葛反○公孫

叔挾輶以走挾音協輶張留反○輶車輶也○

以走輶輶也方言云楚衛謂輶為輶服髮云考

叔挾車輶蓋馬而走古者兵車一輶服馬夾之

若馬已在輶不可復挾且蓋馬而走子都拔棘

非捷步所及子都豈復乘車逐之

以逐之子都公孫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求驅

道方九軌也○疏曰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

塗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

雅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

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

莊七達謂之劇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

說爾雅者皆以為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

規過以逵為九道交出也今以為道方九軌者

蓋以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

以記有九軌故以逵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

逵亦是九達之義故李巡注爾雅亦敢並軌之

義又塗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

唯鄭城之內獨有其塗故傳於鄭國每言逵也

故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逵莊二十八年衆

傳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螯弧以先登螯亡

城下○螯旗名○疏曰周禮諸侯建旂孤卿建旒而

左傳鄭有螯弧齊有靈姑鉅皆諸侯之旗也趙

是社稷五祀始成其宮兆時也者凡物類豐者皆謂
始成時是以雜記云廟成則豐之是也云春官肆師
職祈或作畿者鄭欲見字有參差非一之義云秋官
士師職曰凡刳鉶則奉犬牲此刳鉶正字與者刳從
刀鉶從血於義合也豐邦器及軍器及祭器之屬雜記
故以此為正字也豐邦器及軍器及祭器之屬雜記
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豐之以豕豚○疏曰鄭
以軍器別言即云邦器者是禮樂之器也鄭云禮器
者即射器之等樂器即鐘鼓之等祭器即籩豆俎簋
尊彝器皆是引雜記宗廟器成豐之以豕豚者證此
等所豐亦用豕○國師春除犴豐歲尊馬茲也馬既
豕神也○夏官○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與當為豐字之
焉神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與當為豐字之
成則豐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疏曰此一
節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菜皆器
成將用乃退饋之事也始立學者亦謂天子命諸侯
始立教學又造禮樂之器新成豐之既畢乃用幣告
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既以幣告後又更釋
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將用也故前用幣告其器成
後釋菜告其將用也不舞不授器凡釋奠禮重故作
樂時須舞乃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今其釋菜之時

雖作樂不為舞也既不舞故不授舞者之器乃退饋
于東序釋菜虞庠既畢乃從虞庠而退乃饋禮其賓
於東序之中其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
禮可也又曰案雜記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豐之以
豕豚是器成當豐之故知與當為豐經言用○天府
幣故知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文王世子○天府
上春豐寶鎮及寶器上春孟春也豐謂殺牲以血血
鼓之豐○疏曰云上春孟春也者謂建寅之月也殺
牲取血豐之若月令上春豐龜筮等也云豐讀為徽
者周禮先鄭皆讀豐為徽徽取飾義云或曰豐鼓之
豐者讀從定四年祝佗云君以軍行被社豐鼓豐皆
以血血之○龜人上春豐龜也玄謂上春者夏正建
寅之月月令孟冬云豐祠龜龜策相互矣秦以十月建
亥為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豐龜耳
○疏曰云豐者殺牲以血之神也者謂若禮記雜
記云廟成則豐之廟用羊門夾室用雞之類皆是神
之故血之○月令孟冬命太史豐龜筮占兆審卦吉
凶筮著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豐龜謂
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太史豐龜筮與周禮

長樂堂通雅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費筮筮短賤於兆也今月令曰釁祠祠衍字○疏曰大史之官釁龜筮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筮筮謂著也亦以血塗之占兆者龜之絲文非但釁此龜筮又釁此占兆絲文此占兆之語蒙上釁文也審卦吉凶者卦吉凶謂易也易有六十四卦或吉或凶故云卦吉凶卦之吉凶但是筮耳筮短賤於龜兆不得塗釁但省視錄之而已故云審卦吉凶卦既云吉凶明兆亦有吉凶但占兆與龜筮連文故

主及軍器

大師王出征伐也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鐘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疏曰云主謂遷廟之主左傳祝佗云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尚書云用命賞于

軍行祓社釁鼓

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西反○疏曰釋天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是軍師將出必有祭社之事也周禮女巫掌祓除釁浴則祓亦祭名故知祓社即宜社是也說文云釁血祭也是殺牲以血塗鼓釁為釁鼓此

君以

祖不用命戮于社皆是在軍者也○夏官

皆祝官祝奉以從從如字又才用反○奉社主也○而行之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是軍行必載社主行故祝官奉主以從若嘉好○司約若有訟者則事焉○定公四年春秋左氏傳

珥而辟藏

約如字又音要藏才浪反○鄭司農云謂取本刑書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玄謂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讀曰珥謂殺雞取血釁其戶○為于偽反○疏曰訟謂爭約劑不決者云則珥而辟藏者謂以血塗戶乃開闢其戶以出本約劑之書勘之又曰司約所掌唯約劑之書先鄭以為爭訟罪罰刑書及以珥為祭後鄭皆不從而謂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案定元年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齊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宋仲幾曰踐土固然又士彌牟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

皆祝官祝奉以從從如字又才用反○奉社主也○而行之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是軍行必載社主行故祝官奉主以從若嘉好○司約若有訟者則事焉○定公四年春秋左氏傳

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此是訟約法故引之為證云殺雞者以雞記云割雞當門其

或犬俱得為釁故兩職各共之也○夏官○士師

凡刳珥則奉犬牲珥讀為餌○疏曰鄭為珥

者珥是玉名故破從珥取用血之意知刳珥是釁禮

者雜記云成廟則釁之門夾室皆用雞其珥皆於屋

下彼雖不言刳珥相將故知是謂釁禮知用牲毛

者曰刳羽者曰珥者雜記雞言珥即毛曰刳可知○

官○大人凡幾珥沈辜用駝駝亡江反○故書駝作

爾雅曰祭山川曰戾縣發川曰浮沈大宗伯職曰以埋

沈祭山川林澤以醴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為駝謂不

純色也玄謂幾讀為刳珥當為珥刳珥者釁禮之事

○戾九委反居綺反縣音玄○疏曰幾珥言凡則宗

廟社稷壇廟新成者皆釁之故云凡也云沈辜者沈

謂沈牲於水辜謂醢磔牲體以祭云用駝者駝謂雜

色牲此則收人云戾事用駝是也云可也者用純為

正用駝亦可也又曰先鄭讀幾為戾雖引爾雅後鄭

不從引大宗伯證沈辜於義是也云玄謂幾讀為刳

從士師為正珥讀為珥從雜記為正云釁禮之事者

據雜記而知○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其其雞牲釁

也○秋官○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面禳四面禳

也釁讀為微○疏曰云凡祭祀面禳者祭祀謂宗廟

之屬面禳謂祈禱之屬又曰鄭云釁釁廟之屬者言

之屬則釁鼓釁甲兵皆在其中釁廟以羊已下雜記

文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去惡祥也

云釁讀為微者亦謂以微為飾治之義也○春官○

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鄭司農云釁謂釁鼓也春秋

奉以從○疏曰言掌釁者據大師氏之文而言耳則

右釁○傳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

斲音核胡
斲齊臣之
刊七字恐當

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鍾王曰舍之
吾不忍其穀練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饗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斲音核舍上聲
穀音斛練音速

○胡斲齊臣饗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而
塗其饗郟也穀練恐懼貌○孟子梁惠王之上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二十六終

